

呂布

公孫瓚

張繡

曾洪

荀彧

張邈

陶謙

張魯

曾休

荀攸

陳登

張楊

夏侯惇

曾真

賈詡

臧洪

公孫度

夏侯淵

夏侯尚

陳容

張燕

曹仁

三國志

魏 第三冊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魏 七

呂布張邈臧洪傳第七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驍武給并州刺史
丁原為騎都尉屯河內以布為主簿大見親待靈帝
崩原將兵詣洛陽

英雄記曰原字建陽本出自寒家為人麤略有武

抄原不當多一
厚字見劉敞
刊誤

呂布

勇善騎射為南縣吏受使不辭難有警急追寇虜輒在其前裁知書少有吏用

與何進謀誅諸黃門拜執金吾進敗董卓入京都將為亂欲殺原并其兵眾卓以布見信于原誘布令殺原布斬原首詣卓卓以布為騎都尉甚愛信之誓為父子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為飛將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以遇人無禮恐人謀已行止常以布自衛然卓性剛而褊忿不思難嘗小失意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
詩曰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注拳力也

為卓顧謝卓意亦解由是陰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閣

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覺心不自安先是司徒王

允秘云揚王允本原以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後布詣允陳卓幾見殺

狀時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是以告布使為內

應布曰奈如父子假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真今憂

死不暇何謂父子布遂許之手刃刺卓語在卓傳允

以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比三司進封温侯共秉朝

政布自殺卓後畏惡涼州人涼州人皆怨由是李傕

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城

英雄記曰郭汜在城北布開城門將兵就汜言且

却兵但身決勝負。汜布乃獨共對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遂前救汜。汜布遂各兩罷。

布不能拒。李傕等遂入長安。卓死後六旬。布亦敗。

臣松之案英雄記曰：諸書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殺

卓。六月一日敗走。時又無聞不及六旬。

將數百騎出武關。欲詣袁術。布自以殺卓為術報讎。

欲以德之術。惡其反覆。拒而不受。北詣袁紹。紹與布

擊張燕于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布有良馬曰赤

兔。

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

成廉魏越

常與其親近。成廉魏越等陷鋒突陣。遂破燕軍。而求

益兵眾。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紹

恐還為已害。遣壯士夜掩殺布。不獲。事露。布走河內。

英雄記曰：布自以有功于袁氏。輕傲紹。下諸將。以

為擅相署置。不足貴也。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

校尉。外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

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于帳側。偽使人于帳中鼓

篋。紹兵隊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

斫布牀。被謂為已死。明日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

城門。布遂引去。

布粗中所
遇伎忍皆
不相下

與張楊合紹令衆追之皆畏布莫敢逼近者

英雄記曰楊及部曲諸將皆受催汜購募共圖布

布聞之謂楊曰布卿州里也卿殺布於卿弱不如

賣布可極得汜催爵寵楊於是外許汜催內實保

護布汜催患之更下大封詔書以布為潁川太守

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也少以俠聞振窮救急傾

家無愛士多歸之太祖袁紹皆與邈友辟公府以高

策拜騎都尉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太祖與邈首舉

義兵汴水之戰邈遣衛茲將兵隨太祖袁紹既為盟

主有驕矜色邈正議責紹紹使太祖殺邈太祖不

責紹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

自相危也邈知之益德太祖太祖之征陶謙勅家曰

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見邈垂泣相對其親如此

呂布之捨袁紹從張楊也過邈臨別把手共誓紹聞

之大恨邈畏太祖終為紹擊已也心不自安與平元

年太祖復征謙邈弟超與太祖將陳宮從事中心郎許

汜王楷共謀叛太祖宮說邈曰今雄傑竝起天下分

崩君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眄亦足以為

人豪而反制于人不知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

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兖州觀天下形

衛並

張邈

勢俟時事之變通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太祖
初使官將兵留屯東郡遂以其眾東迎布為兗州牧
據濮陽郡縣皆應唯鄆城東阿范為太祖守太祖引
軍還與布戰于濮陽太祖軍不利相持百餘日是時
歲旱蟲蝗少穀百姓相食布東屯山陽二年間太祖
乃盡復收諸城擊破布于鉅野布東奔劉備

英雄記曰布見備甚敬之謂備曰我與卿同邊地
人也布見關東起兵欲誅董卓布殺卓東出關東
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耳請備于帳中坐婦牀
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各備為策備見布語言無

布一箭

漢一信

知新時
之作武

按武帝他非郎
漢超自殺則此
五折超超後

常外然之而內不說

邈從布留超將家屬屯雍丘太祖攻圍數月屠之斬
超及其家邈詣袁術請救未至自為其兵所殺

獻帝春秋曰袁術議稱尊號邈謂術曰漢據火德
絕而復揚德澤豐流誕生明公公居軸處中入則
享于上席出則為眾目之所屬華霍不能增其高
淵泉不能同其量可謂巍巍蕩蕩無與為貳何為
捨此而欲稱制恐福不盈皆禍將溢世莊周之稱
如祭犧牛養飼經年衣以文繡宰執鸞及以入廟
門當此之時求為孤犢不可得也按本傳邈詣術

未至而死。而此云諫稱尊號。未詳孰是。

備東擊術。布襲取下邳。備還歸布。布遣備屯小沛。布自稱徐州刺史。

英雄記曰。布初入徐州。書與袁術。術報書曰。昔董卓作亂。破壞王室。禍害術門戶。術舉兵關東。未能屠裂卓。將軍誅卓。送其頭首。為術掃滅讎恥。使術明目于當世。死生不愧。其功一也。昔將金元休向兖州。南詣封部。為曹操逆所拒破。流離奔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兖州。術復明目于遐邇。其功二也。術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

書部當以在分
作有印

元休 韋
休甫 第
五文休
作部

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生死。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迎逢道路。非直此止。當駱驛復致。若兵器戰具。它所乏少。大小唯命。布得書大喜。遂造下邳。典略曰。元休。名尚。京兆人也。尚與同郡韋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號為三休。尚獻帝初為兖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兖州。尚南依袁術。術僭號。欲以尚為太尉。不敢顯言。私使人諷之。尚無屈意。術亦不敢彊也。建安初。尚逃還。為術所害。其後尚喪。與太傅馬日磾喪。俱至京師。天

子嘉尚忠烈為之咨嗟詔百官弔祭拜子瑋郎中而日磾不與焉英雄記曰布水陸東下軍到下邳西四十里備中郎將丹楊許耽夜遣司馬章誑來詣布言張益德與下邳相曹豹共爭益德殺豹城中大亂不相信丹楊兵有千人屯西白城門內聞將軍來東大小踊躍如復更生將軍兵向城西門丹楊軍便開門內將軍矣布遂夜進晨到城下天明丹楊兵悉開門內布兵布于門上坐步騎放火大破益德兵獲備妻子軍資及部曲將吏士家口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時布將河內郝萌反將兵

高順

入布所治下邳府詣廳事閣外同聲大呼攻閣閣堅不得入布不知反者為誰直率婦科頭袒衣相將從溷上排壁出詣都督高順營直排順門入順問將軍有所隱不布言河內兒聲順言此郝萌也順即嚴兵入府弓弩並射萌眾萌眾亂走天明還故營萌將曹性反萌與對戰萌刺傷性性斫萌一臂順斫萌首牀輿性送詣布布問性言萌受袁術謀謀者悉誰性言陳宮同謀時宮在坐上面赤傍人悉覺之布以宮大將不問也性言萌常以此問性言呂將軍大將有神不可擊也不意萌狂惑不

三國志 卷之八
三十八
止布謂性曰卿健兒也善養視之創愈使安撫萌
故營領其衆

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備備求救于布布諸將
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
若破備則北連太山諸將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
也便嚴步兵千騎二百馳往赴備靈等聞布至皆歛
兵不敢復攻布於沛西南一里安屯遣鈴下請靈等
靈等亦請布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弟為
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布
令門候于營門中舉一隻戟布言諸君觀布射戟小

陳珪

一發中者諸君當解去不中可留決鬪布舉弓射
戟正中小支諸將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
然後各罷術欲結布為援乃為子索布女布許之術
遣使韓胤以僭號議告布并求迎婦沛相陳珪恐術
布成婚則徐揚合從將為國難於是往說布曰曹公
奉迎天子輔讚國政威靈命世將征四海將軍宜與
協同策謀圖太山之安今與術結婚受天下不義之
名必有累卵之危布亦怨術初不已受也女已在塗
追還絕婚械送韓胤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太祖
布不肯遣會使者至拜布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往

子登

三國志 魏書十
并令奉章謝恩。

英雄記曰：初，天子在河東，有手筆版書召布來迎。布軍無蓄積，不能自致，遣使上書。朝廷以布為平東將軍，封平陶侯，使人於山陽界，亡失文字。太祖又手書厚加慰勞。布說起迎天子，當平定天下，意并詔書購捕公孫瓚、袁術、韓暹、楊奉等。布大喜，復遣使上書於天子曰：臣本當迎大駕，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許。臣前與操交兵，今操保傳陛下，臣為外將，欲以兵自隨，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進退未敢自寧。答太祖曰：布，獲罪之人，分為誅首。手命慰

勞，厚見褒獎。重見購捕袁術等，詔書布當以命為效。太祖更遣奉車都尉王則為使者，齎詔書，又封平東將軍印綬來拜布。太祖又手書與布曰：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卦，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為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紫綬以籍心。將軍所使不良，袁術稱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忠誠。布乃遣登奉章謝恩，并以一好綬答太祖。

登見太祖，因陳布勇而無計，輕于去就，宜早圖之。太祖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能究其情也。即

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太祖執登手
 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登陰合部眾以為內應始
 布因登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
 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一獲而卿父子並
 顯重為卿所賣耳卿為吾言其說云何登不為動容
 徐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
 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也譬如養鷹飢則為
 用飽則揚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術怒與韓暹楊奉
 等連勢遣大將張勳攻布布謂珪曰今致術軍卿之
 由也為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軍耳策謀不

按書性志
 作按

素定不能相維持子登策之比之連雞勢不俱棲可
 解離也布用珪策遣人說暹奉使與已并力共擊術
 軍軍資所有悉許暹奉於是暹奉從之勳大破敗

九州春秋載布與暹奉書曰二將軍拔大駕來東
 有元功於國當書勳竹帛萬世不朽今袁術造逆
 當共誅討奈何與賊臣還共伐布布有殺董卓之
 功與二將軍俱為功臣可因今共擊破術建功于
 天下此時不可失也暹奉得書即迴計從布布進
 軍去勳等營百步暹奉兵同時並發斬十將首殺
 傷墮水死者不可勝數 英雄記曰布後又與暹

奉二軍向壽春。水陸並進。所過虜略。到鍾離。大獲而還。既渡淮北。留書與術曰。足下恃軍彊盛。常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每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步淮南。一時之間。足下鼠竄壽春。無出頭者。猛將武士。為悉何在。足下喜為大言。以誣天下。天下之人。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布渡畢。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于水北。大笑之。而還。時有東海蕭建為瑯邪相。治莒。保城自守。不與布通。布與建書曰。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耳。布殺卓來詣關。

建第五存
告第

建

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莒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遂。以為郡。郡作帝縣。縣自王也。昔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智者詳共議之。建得書。即遣主簿齎牋上禮。貢良馬五匹。建尋為臧霸所襲。破得建資實。布聞之。自將步騎向莒。高順諫曰。將軍躬殺董卓。威震夷狄。端坐顧盼。遠近自然畏服。

引與二字考
通因下引引
二子石後漢也

不宜輕自出軍。如或不捷，損名非小。布不從，霸畏布引還，抄暴果登城拒守。布不能拔，引還下邳。霸後復與布和。

陳宮

建安三年，布復叛，為術遣高順攻劉備于沛，破之。太祖遣夏侯惇救備，為順所敗。太祖自征布，至其城下，遺布書，為陳禍福。布欲降，陳宮等自以負罪深，沮其計。

獻帝春秋曰：太祖軍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攻，蹙著泗水中，及太祖軍攻之急，布于白門樓上謂軍士曰：

卿曹無相困我，自首當明公。陳宮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之，若卵投石，豈可得全也。布遣人求救于術，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保城，不敢出。

按術字不考

英雄記曰：布遣許汜王楷告急于術，術曰：布不與我女，理自當敗，何為復來相聞邪？汜楷曰：明上今不救布，為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僭號，故呼為明上。術乃嚴兵為布作聲援，布恐術為女不至，故不遣兵救也。以綿纏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術與太祖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

呂布

有妻

子陽之計竟成伯道之禍未遠皆女子誤之也悲夫

布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太祖糧道布妻謂曰將軍自出斷曹公糧道是也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願將軍諦計之無為宮等所誤也妾昔在長安已為將軍所棄賴得龐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須顧妾也布得妻言愁悶不能自決魏氏春秋曰陳宮謂布曰曹公遠來勢不能久若將軍以步騎出屯為勢于外宮將餘眾閉守于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來攻城將軍為救于外不過旬日軍食必盡擊之可破布然之布妻曰

此論東確

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來今將軍厚公臺不過于曹公而欲委全城損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此有變妾豈得為將軍妻哉布乃止

陳官

漢成宋憲魏續

術亦不能救布雖驍猛然無謀而多猜忌不能制御其黨但信諸將諸將各異意自疑故每戰多敗太祖塹圍之二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宋憲魏續縛陳官將其眾降

九州春秋曰初布騎將侯成遣客牧馬十五匹客悉驅馬去向沛城欲歸劉備成自將騎逐之悉得馬還諸將合禮賀成成釀五六斛酒獵得十餘頭

豬未飲食先持半豬五斗酒自入詣布前跪言間
 蒙將軍恩遂得所失馬諸將來相賀自釀少酒獵
 得豬未敢飲食先奉上微意布大怒曰布禁酒卿
 釀酒諸將共飲食作兄弟共謀殺布邪成大懼而
 去棄所釀酒還諸將禮由是自疑會太祖圍下邳

成遂領眾降

此云按武紀

布在下邳有人言布欲東渡後山於此舉兵也

何其怡然也

布與其麾下登白門樓兵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布
 曰縛太急小緩之太祖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請曰
 明公所患不過于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憂明公將
 步令布將騎則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有疑色劉備進

備為不仁
 夫以曹公
 何待汝言

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下建陽及董太師乎太祖領之
 布因指備曰是兒最回信者

英雄記曰布謂太祖曰布待諸將厚也諸將臨急
 皆叛布耳太祖曰卿背妻愛諸將婦何以為厚布
 默然獻帝春秋曰布問太祖明公何瘦太祖曰
 君何以識孤布曰昔在洛會温氏圍太祖曰然孤
 忘之矣所以瘦恨不早相得故也布曰齊桓舍射
 鉤使管仲相今使布竭股肱之力為公前驅可乎
 布縛急謂劉備曰玄德卿為坐客我為執虜不能
 一言以相寬乎太祖笑曰何不相語而訴明使君

乎。意欲活之。命使寬縛主簿王必。趨進曰。布勃虜也。其衆迎在外。不可寬也。太祖曰。本欲相緩。主簿復不聽。如之何。

於是縊殺布。布與宮順等皆梟首送許。然後葬之。英雄記曰。順為人清白。有威嚴。不飲酒。不受饋遺。所將七百餘兵。號為千人。鎧甲闔具。皆精練齊整。每所攻擊。無不破者。名為降陣營。順每諫布言。凡破家亡國。非無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見用耳。將軍舉動。不肯詳思。輒喜言誤。誤不可數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從郝萌反。後更疏順。以魏續有外

內之親。悉奪順所將兵。以與續。及當攻戰。故令順將續所領兵。順亦終無恨意。

太祖之禽宮也。問宮欲活老母及女。不宮對曰。宮聞孝治天下者。不絕人之親。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太祖召養其母。終其身。嫁其女。

德事

魚氏典略曰。陳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及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為布畫策。布每不從其計。下邳敗。軍士執布及宮。太祖皆見之。與語平生。故布有求活之言。太祖謂宮曰。公臺。卿平常自謂智計有

餘今竟何如。宮顧指布曰：但坐此人，不從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為禽也。太祖笑曰：今日之事當云何？宮曰：為臣不忠，為子不孝，死自分也。太祖曰：卿如是，奈卿老母何？宮曰：宮聞將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之存否，在明公也。太祖曰：若卿妻子何？宮曰：宮聞將施仁政於天下，都不絕人之祀。妻子之存否，亦在明公也。太祖未復言。宮曰：請出就戮，以明軍法。遂趨出，不可止。太祖泣而送之。宮不還顧。宮死後，太祖待其家皆厚。于初陳登者，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又倚角，呂布有功，加

陳登

許汜

伏波將軍，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謂表曰：許君論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為善士，不宜虛言。欲言是，元龍名重天下。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

何云其法師... 元龍... 許汜... 伏波將軍... 劉表... 劉備... 荊州... 湖海之士... 豪氣不除... 備謂表曰... 許君論是非... 表曰... 欲言非... 此君為善士... 不宜虛言... 欲言是... 元龍名重天下... 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邪... 汜曰... 昔遭亂過下邳... 見元龍... 元龍無客主之意... 久不相與語... 自上大牀臥... 使客臥下牀... 備曰... 君有國士之名... 今天下大亂... 帝王失所... 望君憂國忘家... 有救世之意... 而君求田問舍... 言無可采... 是元龍所諱也... 何緣當與君語... 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 臥君於地... 何但上下牀之間邪... 表大笑... 備因言曰... 若元龍

陳登

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先賢行狀曰登忠亮高爽沈深有大略少有扶世

濟民之志博覽載籍雅有文藝舊典文章莫不貫

綜年二十五舉孝廉除東陽長養耆育孤視民如

傷是時世荒民飢州牧陶謙表登為典農校尉乃

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稅稻豐積奉使到許太

祖以登為廣陵太守令陰合眾以圖呂布登在廣

陵明審賞罰威信宣布海賊薛州之羣萬有餘戶

束手歸命未及期年功化以就百姓畏而愛之登

曰此可用矣太祖到下邳登率郡兵為軍先驅時

登諸弟在下邳城中布乃質執登三弟欲求和同

登執意不撓進圍日急布刺姦張弘懼于後累夜

將登三弟出就登布既伏誅登以功加拜伏波將

軍甚得江淮間歡心於是有吞滅江南之志孫策

遣軍攻登于匡琦城賊初到旌甲覆水羣下咸以

今賊眾十倍于郡兵恐不能抗可引軍避之與其

空城水人居陸不能久處必尋引去登厲聲曰吾

受國命來鎮此土昔馬文淵之在斯位能南平百

越北滅羣狄吾既不能遏除凶慝何逃寇之為邪

吾其出命以報國仗義以整亂天道與順克之必

不亡失土此言
也揚言早致
不日占孔以委
直並列季澤
輔臣若中決
不隨多違誓
配食終廟百

更治

因文淵有
引路博信
當此任語
此言効之

矣。乃閉門自守，示弱不與戰。將士銜聲，寂若無人。登乘城望形勢，知其可擊，乃申令將士，宿整兵器。昧爽開南門，引軍詣賊營。步騎抄其後，賊周章方結陣，不得還船。登手執軍鼓，縱兵乘之。賊遂大破，皆棄船逃走。登乘勝追奔，斬虜以萬數。賊忿喪軍，尋復大興兵向登。登以兵不敵，使功曹陳矯求救於太祖。登密去城十里，治軍營處。所令多取柴薪，兩束一聚，相去十步，縱橫成行。今夜俱起火，火然其聚。城上稱慶。若大軍到，賊望火驚潰。登勒兵追奔，斬首萬級。遷登為東城太守，廣陵吏民佩其恩。

陳矯

王元登隴之軍任光燔澤之策不過如此

雅人

德。其拔郡隨登，老弱襁負而追之。登曉語令還曰：太守在卿郡，頻致吳寇，幸而克濟，諸卿何患無令君乎？孫權遂跨有江外，太祖每臨大江而歎，恨不早用陳元龍計，而令劫和養其爪牙。文帝追美登功，拜登息肅為郎中。

臧洪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旻，歷匈奴中郎將，中山太原太守，所在有名。

臧旻

謝承後漢書曰：旻有幹事才，達于從政，為漢良吏。初從徐州從事，辟司徒府，除盧奴令，冀州舉尤異。遷揚州刺史，丹楊太守。是時邊方有警，羌胡出寇。

三府舉能遷旻匈奴中郎將討賊有功徵拜議郎
 還京師見太尉袁逢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
 人物種數旻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為五
 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其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多
 少風俗燥濕山川艸木鳥獸異物各種不與中國
 同者悉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
 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旻轉拜長水校尉終太
 原太守

漢制縣有令
 有長萬戶以
 上為令不滿
 萬戶者為長
 見石官表及
 郡國志

洪體貌魁梧有異于人舉孝廉為郎時選三署郎以
 補縣長瑯邪趙昱為莒長東萊劉繇下邑長東海王

張超

明菑丘長洪卽丘長靈帝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
 洪為功曹董卓殺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
 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未梟此誠天
 下義烈報恩効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民殷富若
 動枹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為天下倡先義
 之大者也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
 亦素有心會于酸棗邈謂超曰聞弟為郡守政教威
 恩不由已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略智數

優超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邈卽引見洪與語大異
 之致之于劉兖州公山孔豫州公緒皆與洪親善乃

劉公山
 孔公緒

臧洪

劉舍人曰
臧洪登壇
氣截虹蜺

設壇塲方共盟誓諸州郡更相讓莫敢當咸共推洪
洪乃升壇操槃歃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
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
稷剪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佃陳留太守邈
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
我同盟齊心勦加以致臣節殞首喪元必無二志有
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
皆鑒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者雖卒伍厮
養莫不激揚人思致節

臣松之案于時此盟止有劉岱等五人而已魏氏

春秋橫內劉表等數人皆非事實表保據江漢身
未嘗出境何由得與洪同壇而盟乎

頃之諸軍莫適先進而食盡衆散超遣洪詣大司馬
劉虞謀值公孫瓚之難至河間遇幽冀二州交兵使
命不達而袁紹見洪又奇重之與結分合好會青州
刺史焦和卒紹使洪領青州以撫其衆

九州春秋曰初平中焦和爲青州刺史是時英雄
並起黃巾寇暴和務及同盟俱入京畿不暇爲民
保鄣引軍踰河而西未久而袁曹二公與卓將戰
于滎陽敗績黃巾遂廣屠裂城邑和不能禦然軍

此蓋張滿
之徒

器尚利戰士尚衆而耳目偵邏不設恐動之言妄
至望寇奔走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欲作陷冰丸
沉河令賊不得渡禱祈羣神求用兵必神著筮常
陳于前巫祝不去于帥入見其清談于雲出則渾
亂命不可知州遂蕭條悉為丘墟也

歎此書作傳

三代人物
安危是仗

洪在州二年羣盜奔走紹歎其能徙為東郡太守治
東武陽太祖圍張超于雍丘超言唯恃臧洪當來救
吾衆人以為袁曹方睦而洪為紹所表用必不敗好
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肯本者但
恐見禁制不相及逮耳洪聞之果徒跣號泣並勒所

所以下至恒
人以記書不錄

領兵又從紹請兵馬求欲救超而紹終不聽許超遂
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與兵圍之歷年不下
紹令洪邑人陳琳書與洪喻以禍福責以恩義洪答
曰隔闕相思發于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
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為愴恨可為心哉前日不遺比
辱雅贖述敘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即奉答者既學
薄才鈍不足塞詰亦以吾子攜負側室息肩主人家
在東州僕為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
疏有罪言其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
才窮該典籍豈將闡于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云

范剛本在
信似不及本
文

邱遲與陳
伯之書全
用之

云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禍也必
 欲算計長短辯訟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
 不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絕之義非吾所忍行也
 是以捐棄紙筆一無所答亦冀遙付其心知其計定
 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援引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
 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寇竊大州恩深分
 厚寧樂今日自還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
 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擲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何者
 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當受
 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悅本
 州見侵郡將邁牖里之厄陳留克創兵之謀謀計棲
 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
 其不得以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
 疏異畫故便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佐者側
 席去者克已不汲汲于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僕抗
 季札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何以効之昔張景明親
 登壇唾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
 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
 之貸而受夷滅之禍

張景明

臣松之案英雄記云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

三國志 魏書 滅洪 三

章表注
本此語

劉子璜

才等說韓馥使讓冀州然馥之讓位景明亦有其
古用此亦不若作韓馥也
功其餘之事未詳
應目後則宜者多止用此字

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瀆
于死凶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詐
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僵斃麾下
不蒙虧除

臣松之案公孫瓚表列紹罪過云紹與故虎牙將
軍劉勲首共造兵勲仍有效而以小忿枉害于勲
紹罪七也疑此是子璜也

僕雖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見終觀微知著竊度主人

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哉實且欲一統山東
增兵討讎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崇
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之矜非游
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
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
以背棄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
故也是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
為吾規無乃辭同趨異非吾子所為休戚者哉吾聞
之也義不肯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為親援中
扶郡將以安社稷一舉二得以微忠孝何以為非而

是以下子
區之之據
忠范不錄

足下欲使吾輕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
爲吾兄分爲篤友道乖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
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于伍員不當號哭于秦庭矣
苟區區于攘患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
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惟平生之好以屈節
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于白刃南
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名垂後世况僕據金
城之固驅士民之加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臣
困補之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
伯瑋馬首南向張揚飛燕奮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

之急朕肱奏乞歸之誠耳主人當鑒我曹輩反旌退
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于吾城下哉足下
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雅加飛燕
之屬悉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于鉅野光武創
基兆于綠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興
化夫何嫌哉况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
下微矧于境外臧洪授命于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
臧洪策名于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
死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
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穀以盡外無

三國志

魏書

臧洪

三

卅

三國志 卷之七 魏書 三十四
疆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謂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于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將吏士民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爲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主簿啓內厨米三斗請中分稍以爲糜粥洪歎曰獨食此何爲使作薄粥衆分歆之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紹生執洪紹素親洪盛施幃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

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同共勳加爲國除害何爲擁衆觀人屠滅憐洪加勞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爲已用乃殺之徐衆三國評曰洪敦天下名義救舊君之危其恩足以感人情義足以勵薄俗然袁亦知己親友致位州郡雖非君臣且實盟主旣受其命義不應貳袁曹方睦夾輔皇室呂布反覆無義志在逆亂而

白讀法漢書
洪傳因蔚宗
不詳論之予
具說若此論
者頗以相難
今見國志知
我輩論贊
不後古人

同書案臧
子漁烈士也
奈何以智士
舉勳期之
陳容

邈超擅立布為州牧其於王法乃一罪人也曹公
討之袁氏弗救未為非理也洪本不當就袁請兵
又不當還為怨讎為洪計者苟加所不足可奔他
國以求赴救若謀加未展以待事機則宜徐更觀
變効死于起何必誓守窮城而無變通身死殄民
功名不立良可哀也

洪邑人陳容少為書生親慕洪隨洪為東郡丞城未
敗洪遣出紹令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
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
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慙左右使人牽出謂曰汝非

司馬二人
失名

臧洪儔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
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
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
何一日殺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于呂
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臧洪於壽世烈士方之田橫可也

評曰呂布有虓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略輕狡反覆唯
利是視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昔漢光武謬
於龐萌近魏太祖亦蔽于張邈知人則哲唯帝難之
信矣陳登臧洪並有雄氣壯節登降年夙隕功業未
遂洪以兵弱敵彊烈志不立惜哉

洪不能与俗教也明
皆一義同如
于常人之采而致于二五也

閏二月十二日校 全德

閏五月十六日臨前一日雷雨後草奏晨訪
滋園議事歸臨此卷炎蒸不可耐日雲
蕉見書夜仍雷雨

三國志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魏八

二公孫陶四張傳第八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
今音郎定反 支音其兒反 爲郡門

下書佐有姿儀大音聲故太守器之以女妻焉

典略曰瓚性辯慧每白事不肯稍入常總說數曹
事無有忘誤太守奇其才

太守及後漢
太守蓋整太守
下劉太守也宋
太守也

遣詣涿郡盧植讀經後復為郡吏劉太守坐事徵詣
 廷尉瓚為御車身執徒養及劉徙日南何云漢既遷西人前世瓚其米肉于
 北芒上祭先人舉觴祝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當詣
 日南日南瘴氣或恐不還與先人辭於此再拜慷慨
 而起時見者莫不歔歔劉道得赦還瓚以孝廉為郎
 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見鮮卑數百
 騎瓚乃退入空亭中紂其從騎曰今不衝之則死盡
 矣瓚乃自持矛兩頭施刃馳出刺胡殺傷數十人亦
 凶其從騎半遂得免鮮卑懲艾後不敢復入塞遷為
 涿令光和中涼州賊起發幽州突騎三千人假瓚都

張純

督行事傳使將之軍到薊中漁陽張純誘遼西烏丸

丘力居等叛劫略薊中自號將軍

九州春秋曰純自號彌天將軍安定王

略吏民攻右北平遼西屬國諸城所至殘破瓚將所
 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屬國烏丸貪至王率種
 人詣瓚降遷中郎將封都亭侯進屯屬國與胡相攻
 擊五六年丘力居等鈔略青徐幽冀四州被其害瓚
 不能禦朝議以宗正東海劉伯安既有德義昔為幽
 州刺史恩信流著戎狄附之若使鎮撫可不勞衆而
 定乃以劉虞為幽州牧

吳書曰虞東海恭王之後也遭世衰亂又與時主
 疏遠仕縣為戶曹吏以能治身奉職召為郡吏以
 孝廉為郎累遷至幽州刺史轉甘陵相甚得東土
 戎狄之心後以疾歸家常降身隱約與邑黨州閭
 同樂共郵等齊有無不以名位自殊鄉曲咸共宗
 之時鄉曲有所訴訟不以詣吏自投虞平之虞以
 情理為之論判皆大小敬從不以為恨嘗有失牛
 者骨體毛色與虞牛相似因以為是虞便推與之
 後主自得本牛乃還謝罪會甘陵復亂吏民思虞
 治行復以為甘陵相甘陵大治徵拜尚書令光祿

有卓茂劉
 寬之風

更治

官者傳作
 侯官錄

勲以公族有禮更為宗正、英雄記曰虞為博平
 令治正推平高尚純樸境內無盜賊災害不生時
 鄰縣接壤蝗蟲為害至博平界飛過不入、魏書
 曰虞在幽州清靜儉約以禮義化民靈帝時南宮
 災吏遷補州郡者皆責助治官錢或一千萬或二
 千萬富者以私財辦或發民錢以備之貧而清慎
 者無以充調或至自殺靈帝以虞清貧特不使出
 錢

虞到遣使至胡中告以利害責使送純首丘力居等
 聞虞至喜各遣譯自歸瓚害虞有功乃陰使人殺

王政

音肥

趙謨

劉焉

黃琬

羊續

胡使胡知其情聞行詣虞虞上罷諸屯兵但留瓚將步騎萬人屯右北平純乃棄妻子逃入鮮卑為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封政為列侯虞以功即拜太尉封襄賁侯

英雄記曰虞讓太尉因薦衛尉趙謨益州牧劉焉豫州牧黃琬南陽太守羊續並任為公

會董卓至洛陽遷虞大司馬瓚奮武將軍封薊侯關

東義兵起卓遂劫帝西遷徵虞為太傅道路隔塞信

命不得至袁紹韓馥議以為少帝制于姦臣天下無

所歸心虞宗室知名民之望也遂推虞為帝遣使詣

虞虞終不肯受紹等復勸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虞

又不聽然猶與紹等連和

九州春秋曰紹馥使故樂浪太守甘陵張岐齋議

詣虞使即尊號虞厲聲呵岐曰卿敢出此言乎忠

孝之道既不能濟孤受國恩天下擾亂未能竭命

以除國恥望諸州郡烈義之士勦力西面援迎幼

主而乃妄造逆謀欲塗污忠臣邪吳書曰馥以

書與袁術云帝非孝靈子欲依絳灌誅廢少主迎

立代王故事稱虞功德治行華夏少二當今公室

枝屬皆莫能及又云昔光武去定王五世以大司

此議果成適一更始耳或問伯安才德豈不為厚制

制者哉

馬領河北。耿弇馮異勸即尊號。卒代更始。今劉公
 自恭王枝別。其數亦五。以大司馬領幽州牧。此其
 與光武同。是時有四星會于箕尾。馥稱讖云。神人
 將在燕分。又言濟陰男子王定得玉印。文曰虞為
 天子。又見兩日出于代郡。謂虞當代立。紹又別書
 報術。是時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家。有長主外
 託公義。以答拒之。紹亦使人私報虞。虞以國有正
 統。非人臣所宜言。固辭不許。乃欲圖奔匈奴。以自
 絕。紹等乃止。虞於是奉職修貢。愈益恭肅。諸外國
 羌胡有所貢獻。道路不通。皆為傳送。致之京師。

虞子和為侍中。在長安。天子思東歸。使和偽逃。卓潛
 出武關。詰虞。令將兵來迎。和道經袁術。為說天子意
 術利虞為援。留和不遣。許兵至。俱西。令和為書與虞。
 虞得和書。乃遣數千騎。詰和。瓚知術有異志。不欲遣
 兵。止虞。虞不可。瓚懼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
 千騎。詰術。以自結。而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
 益有隙。和逃。術來北。復為紹所留。是時術遣孫堅屯
 陽城。拒卓。紹使周昂奪其處。術遣越與堅攻昂。不勝。
 越為流矢所中。死。瓚怒曰。余弟死。禍起于紹。遂出軍
 屯磐河。將以報紹。紹懼。以所佩渤海太守印。綬授瓚。

周昂及漢書

陳壽曰。周昂。字季。汝南人。與紹相善。紹遣昂督軍。昂與紹相善。紹遣昂督軍。昂與紹相善。紹遣昂督軍。

周昂

越為流矢所中。死。瓚怒曰。余弟死。禍起于紹。遂出軍

屯磐河。將以報紹。紹懼。以所佩渤海太守印。綬授瓚。

弟本佐授表
自字

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結援範遂以渤海兵助瓚破青
徐黃巾兵益盛進軍界橋

典略載瓚表紹罪狀曰臣聞皇義以來始有君臣
上下之事張化以導民刑罰以禁暴今行車騎將
軍袁紹托其先軌寇竊人爵既性暴亂厥行淫穢
昔為司隸校尉會值國家喪禍之際太后承攝何
氏輔政紹專為邪媚不能舉直至今下原焚燒孟
津招來董卓造為亂根紹罪一也卓既入雒而主
見質紹不能權譎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逆竄逃
亾忝辱爵命背上不忠紹罪二也紹為渤海太守

情實而辭
柔

默選戎馬當攻董卓不告父兄至使太傅門戶太
僕母子一旦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紹既興兵
涉歷二年不卹國難廣自封殖乃多以資糧專為
不急割剝富室收考責錢百姓吁嗟莫不痛怨紹
罪四也韓馥之迫竊其虛位矯命詔恩刻金印玉
璽每下文書卓囊施檢文曰詔書一封邠鄉邠口浪反
侯印昔新室之亂漸以即真今紹所施擬而加之
紹罪五也紹令崔巨業候視星日財貨賂遺與共
飲食克期會合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宜為紹
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勲首共造兵勲仍有

後漢書

一頁

劾。又降伏張揚。而以小忿枉害于勲。信用讒慝。殺害有功。紹罪七也。紹又上。故上谷太守高焉。故其陵相姚貢。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為婢使。紹實微賤。不可以為人後。以義不宜。乃據豐隆之重任。忝污王爵。損辱袁宗。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驅走董卓。掃除陵廟。其功莫大。紹令周昂盜居其位。斷絕堅糧。令不得入。使卓不被誅。紹罪十也。臣又每得後將軍袁術書云。紹非術類也。紹之罪矣。雖南山之作。不能載昔。姬周政弱。玉道

陵遲。天子遷都。諸侯背叛。於是齊桓立柯亭之盟。晉文為踐土之會。伐荆楚。以致菁莪。誅曹衛。以彰無禮。臣雖闕茸。名非先賢。蒙被朝恩。當此重任。職在鈇鉞。奉辭伐罪。輒與諸將州郡兵討紹等。若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續桓文忠誠之効。攻戰形狀。前後續上。遂舉兵與紹對戰。紹不勝。

麴義

以嚴綱為冀州。田楷為青州。單經為兗州。置諸郡縣。紹軍廣川。令將麴義先登。與瓚戰。生禽綱。瓚軍敗走。渤海與範俱還。薊於大城東南。築小城。與虞相近。稍相恨望。虞懼瓚為變。遂舉兵襲瓚。虞為瓚所敗。出奔

公孫瓚

三九

命段訓辱使

居庸瓚攻拔居庸生獲虞執虞還薊會卓死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邑督六州瓚遷前將軍封易侯瓚誣虞欲稱尊號脅訓斬虞

魏氏春秋曰初劉虞和輯戎狄瓚以胡夷難禦當

因不賓而討之今加財賞必益輕漢效一時之名

非久長深慮故虞所賞賜瓚輒抄奪虞數請會稱

疾不往至是戰敗虞欲討之告東曹掾右北平人

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為歸謀臣爪牙不可

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乃止

後一年攸病死虞又與官屬議密令眾襲瓚瓚部

曲放散在外自懼敗掘東城門欲走虞兵無部伍

不習戰又愛民屋勅令勿燒故瓚得放火因以精

銳衝突虞眾大潰奔居庸城瓚攻及家屬以還殺

害州府衣冠善士殆盡典略曰瓚曝虞于市而

祝曰若應為天子者天當降雨救之時盛暑竟日

不雨遂殺虞英雄記曰虞之見殺故常山相孫

瑾掾張逸張瓚等忠義憤發相與就虞罵瓚極口

然後同死

瓚上訓為幽州刺史瓚遂驕矜記過忘善多所賊害

英雄記曰瓚統內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困

魏攸

孫瓚張逸

東本三人考一
初字

鮮于輔鮮
于銀
尚柔

使在窮苦之地或問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
及善士富貴之皆自以為職當得之不謝人善也
所寵遇驕恣者類多庸兒若故舊數師劉緯臺販
繒李移子賈人樂何當等三人與之定兄弟之誓
自號為伯三人者為仲叔季富皆巨億或取其女
以配已子常稱古者曲周灌嬰之屬以譬也

虞從事漁陽鮮于輔齊周騎都尉鮮于銀等率州兵
欲報瓚以燕國閻柔素有恩信共推柔為烏丸司馬
柔招誘烏丸鮮卑得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
守鄒丹戰于潞北大破之斬丹袁紹又遣麴義及虞

于和將兵與輔合擊瓚瓚軍數敗乃走還易京固守

英雄記曰先是有童謠曰燕南垂越北際中央不
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當之乃築京

固守瓚別將有為敵所圍義不救也其言曰救一
人使後將恃救不力戰今不救此後將當念在自

勉是以袁紹始北擊之時瓚南界上別營自度守
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是以或自殺其將帥

或為紹兵所破遂令紹軍徑至其門臣松之以
為童謠之言無不皆驗至如此記似若無徵謠言

之作蓋令瓚終始保易無事遠略而瓚因破黃巾

使在窮苦之地，或問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貴之，皆自以為職當得之，不謝人善也。所寵遇驕恣者，類多庸兒，若故舊數師劉緯、臺販、繒、李、移子、賈人、樂何、當等三人，與之定兄弟之誓，自號為伯，三人者為仲、叔、季，富皆巨億，或取其女以配已子，常稱古者曲周灌嬰之屬以譬也。

東本三人考一
移字

鮮于輔鮮
于銀
商宗

虞從事漁陽鮮于輔，齊周騎都尉鮮于銀等率州兵欲報瓚，以燕國閻柔素有恩信，共推柔為烏丸司馬，柔招誘烏丸鮮卑，得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大破之，斬丹。袁紹又遣麴義及虞

于和將兵與輔合擊瓚，瓚軍數敗，乃走還易京，固守。英雄記曰：先是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命，大如鴈，雉有也，扣叩聲，世貴以易當之，乃築京。命如鴈，雉有也，扣叩聲，世貴以易當之，乃築京。

故舊
後也

勉是以袁紹始北擊之時，瓚南界上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是以或自殺其將帥，或為紹兵所破，遂令紹軍徑至其門。臣松之以為童謠之言，無不皆驗，至如此記，似若無徵，謠言之作，蓋令瓚終始保易，無事遠略，而瓚因破黃巾

三國志
之威意志張遠遂置三州刺史圖滅袁氏所以致
敗也。

為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為樓其上中
塹為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積穀三百萬斛。

英雄記曰瓚諸將家家各作高樓樓以千計瓚作
鐵門居樓上屏去左右婢妾侍側汲上文書。

瓚曰昔謂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決
不如休兵加田畜穀兵法百樓不攻今吾樓櫓千重
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事矣欲以此弊紹紹遣將攻
之連年不能拔。

漢晉春秋曰袁紹與瓚書曰孤與足下既有前盟
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分著丹青謂為
旅力同軌足踵齊晉故解印釋紱以北帶南分割
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豈藉足下
棄烈士之高義尋禍亾之險蹤輒而改慮以好易
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陣
懼于飛矢迸流狂刃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
子之咎釁也故為薦書懇惻冀可改悔而足下超
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爵可吞豪雄可滅果令貴
弟殞于鋒刃之端斯言猶在于耳而足下曾不尋

討禍源克心罪已苟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
之津匿怨害民騁于余躬遂躍馬控弦處我疆土
毒徧生民辜延白骨孤辭不獲已以登界橋之役
是時足下兵氣震駭馬電發僕師徒肇合機械
不嚴疆弱殊科衆寡異論假天之助小戰大克遂
陵躡奔背因壘館穀此非天威棗謔福豐有禮之
符表乎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蟬賊
以焚蕤渤海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羸兵前
誘大軍未濟而足下膽破衆散不鼓而敗兵衆擾
亂君臣並奔此又足下之爲非孤之咎也自此以

後禍隙彌深孤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爲京
頭顱滿野愍彼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也後比得
足下書辭意婉約有改往脩來之言僕旣欣于舊
好克復且愍兆民之不寧每輒引師南駕以順簡
書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是用
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三軍之帥當列將之任
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臧否好惡坦然可觀而
足下二三其德彊弱易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
無定端言無質要爲壯士者固若此乎旣乃殘殺
老弱幽土憤怨衆叛親離孑然無黨又烏丸濊貉

寄激附麗
情事

皆與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為鋒銳。又東西鮮卑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夫當荒危之世，處干戈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興州壤，禍發蕭牆，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麴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遂住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舉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鑄金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耻。是故戰夫引領，竦望旌旆，怪遂含光匿影，寂爾無聞。卒臻屠滅，相為惜之。夫有平天下之怒，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都無誅，服者不收。威懷並喪，何以立名！今舊京克復，天罔云補，罪人斯凶，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穆之作。將戰于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士，保軍內之廣耳。惡名以速朽，凶令德之久長。壯而籌之，非良策也。宜釋憾除嫌，敦我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聞。瓚不答，而增脩戎備。謂關靖曰：「當今四方虎爭，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我何！」

建安四年，紹悉軍圍之。瓚遣子求救于黑山賊，復欲

自將突騎直出傷西南山擁黑山之衆陸梁冀州橫斷紹後長史關靖說瓚曰今將軍將士皆已土崩瓦解其所以能相守持者顧戀其居處老小以將軍為主耳將軍堅守曠日袁紹要當自退自退之後四方之衆必復可合也若將軍今舍之而去軍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將軍失本孤在艸野何所成邪瓚遂止不出

英雄記曰關靖字士起太原人本酷吏也諂而無大謀特為瓚所信幸

救至欲內外擊紹遣人與子書刻期兵至舉火為應

典略曰瓚遣行人文則齋書告子續曰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角鳴于地中櫟衝舞吾樓上日窮月蹶無所聊賴汝當碎首于張燕速致輕騎到者當起烽火于北吾當從內出不然吾凶之後天下雖廣汝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乎 獻帝春秋曰瓚

夢薊城崩知必敗乃遣間使與續書紹候者得之使陳琳更其書曰蓋聞在昔衰周之世僵尸流血何云更其書也所以備瓚在若袁周二子皆後漢書以為不然豈意今日身當其衝其餘語與典略所

載同

紹候者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為救兵至遂出欲戰

百樓不攻其禍如此

三國志 魏書八
紹設伏擊大破之復還守紹爲地道突壞其樓稍至
中京

英雄記曰袁紹分部攻者掘地爲道穿穴其樓下
稍稍施木柱之度足達半便燒所施之柱樓輒傾
倒

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

漢晉春秋曰關靖曰吾聞君子陷人于危必同其
難豈可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紹悉送其首
於許

鮮于輔將其衆奉王命以輔爲建忠將軍督幽州六
郡太祖與袁紹相拒于官渡閻柔遣使詣太祖受事
遷護烏丸校尉而輔身詣太祖拜左渡遼將軍封亭
侯遣還鎮撫本州

魏略曰輔從太祖于官渡袁紹破走太祖喜顧謂
輔曰如前歲本初送公孫瓚頭來孤自視忽然取
而今克之此旣天意亦二三子之力

太祖破南皮柔將部曲及鮮卑獻名馬以奉軍從征
三郡烏丸以功封關內侯

魏略曰太祖甚愛閻柔每謂之曰我視卿如子亦
欲卿視我如父也柔由此自託于五官將如兄弟

陶謙

非公

非夫人

輔亦率其眾從文帝踐阼拜輔虎牙將軍柔渡遼將軍皆進封縣侯位特進

陶謙字恭祖丹楊人

姚云恭祖一無可取似不必立傳

吳書曰謙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聞于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耳公出遇之塗見其容貌異而呼之住車與語甚悅因許妻以女其公夫人聞之怒曰妾聞陶家兒敖戲無度如何以女許之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妻之少好學為諸生仕州郡舉茂才除盧令

吳書曰謙性剛直有大節少察孝廉拜尚書郎除舒令郡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意殊親之而謙恥為之屈與眾還城因以公事進見坐罷磐常私還入與謙飲宴或拒不為留常以舞屬謙謙不為起固強之及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勝人由是不樂卒以構隙謙在官清白無以糾舉祠靈星有贏錢五百欲以減之謙委官而去

遷幽州刺史徵拜議郎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西討

韓遂

七作舒令與志
石曰張磐好
哀詞云令
舒令盧令
愛子民芝
為令也
太平御覽作
固疆乃為
又不移

或夫名

吳書曰會西羌寇邊皇甫嵩為征西將軍表請武將召拜謙揚武都尉與嵩征羌犬破之後邊章韓遂為亂司空張溫銜命征討又請謙為參軍事接遇甚厚而謙輕其行事心懷不服及軍罷還百寮高會溫屬謙行酒謙眾辱溫溫怒徙謙于邊或說溫曰陶恭祖本以材略見重于公一朝以醉飲過失不蒙容貸遠棄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安所歸望不如釋憾除恨克復初分於以遠聞德美溫然其言乃追還謙謙至或又謂謙曰足下輕辱三公罪自己作今蒙釋宥德莫厚矣宜降志卑辭以謝之謙曰諾又謂溫曰陶恭祖今深自罪責思在變革謝天子禮畢必詣公門公宜見之以慰其意時溫于宮門見謙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為公邪

溫曰恭祖癡病尚未除邪遂為之置酒待之如初會徐州黃巾起以謙為徐州刺史擊黃巾破走之董卓之亂州郡起兵天子都長安四方斷絕謙遣使間行致貢獻遷安東將軍徐州牧封溧陽侯是時徐州百姓殷盛穀米豐贍流民多歸之而謙背道任情廣陵太守瑯邪趙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見疏

謝承漢書曰昱年十三母嘗病經涉三月昱慘戚

篤行

趙昱

消瘠至目不交睫握粟出卜祈禱泣血鄉黨稱其
孝就處士東莞蔡母君受公羊傳兼該羣業至歷
年潛志不闕園圃親疎希見其面時人定省父母
須臾即還高潔廉正抱禮而立清英儼恪莫干其
志旌善以興化殫邪以矯俗州郡請召常稱病不
應國相檀謨陳遵共召不起或興盛怒終不迴意
舉孝廉除莒長宣揚五教政為國表會黃巾作亂
陸梁五郡郡縣發兵以為先辦徐州刺史巴祇表
功第一當受遷賞昱深以為恥委官還家徐州牧
陶謙初辟別駕從事辭疾遜遁謙重令揚州從事

會稽吳範宣旨昱守意不移欲威以刑罰然後乃
起舉茂才遷廣陵太守賊笮融從臨淮見討迸入
郡界昱將兵拒戰敗績見害

曹宏等讒慝小人也謙親任之刑政失和良善多被
其害由是漸亂下邳闕宣自稱天子謙初與合從寇
鈇後遂殺宣并其眾初平四年太祖征謙攻拔十餘
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死者萬數泗水為之不流
謙退守剡太祖以糧少引軍還

剡當作鄒

吳書曰曹公父於泰山被殺歸咎於謙欲伐謙而
畏其彊乃表令州郡一時罷兵詔曰今海內擾攘

州郡起兵。征夫勞瘁。寇難未殫。或將吏不良。因緣討捕。侵侮黎民。離害者衆。風聲流聞。震蕩城邑。丘牆懼于橫暴。貞良化爲羣惡。此何異乎抱薪救焚。扇火止沸哉。今四民流移。託身它方。攜白首于山野。棄稚子於溝壑。顧故鄉而哀歎。向阡陌而流涕。饑厄困苦。亦曰甚矣。雖悔往者之迷謬。思奉教于今日。然兵連衆結。鋒鏑布野。恐一朝解散。夕見係虜。是以阻兵屯據。欲止而不敢散也。詔書到其各罷遣甲士。還親農桑。惟留常員吏。以供官署。慰示遠近。咸使聞知。謙被詔。乃上書曰。臣聞懷遠柔服。非德不集。克難平亂。非兵不濟。是以涿鹿版泉。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師。有扈鬼方。商奄四國。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揚威以弭亂。震武以止暴者也。臣前初以黃巾亂治。受策長驅。匪遑啓處。雖憲章勅戒。奉宣威靈。敬行天誅。每伐輒克。然妖寇類衆。殊不畏死。父兄殲殪。子弟羣起。治屯連兵。至今爲患。若承命解甲。弱國自虛。釋武備以資亂。損官威以益寇。今日兵罷。明日難必。至上忝朝廷寵授之本。下令羣凶。日月滋蔓。非所以彊幹弱枝。遏惡止亂之務也。臣雖愚蔽。忠恕不昭。抱思念報。所

三國志
魏書
陶謙
三八四〇一

不忍行。輒勒部曲，申令警備。出艾彊寇，惟力是視。入宣德澤，躬奉職事。冀効微勞，以贖罪負。又曰：華夏沸擾，于今未弭。包茅不入，職貢多闕。寤寐憂歎，無日敢寧。誠思貢獻必至，薦羞獲通。然後銷鋒解甲，臣之願也。臣前調穀百萬斛，已在水次。輒勅兵衛送。曹公得謙上事，知不罷兵，乃進攻彭城，多殺人民。謙引兵擊之，青州刺史田楷亦以兵救謙。公引兵還。臣松之案：此時天子在長安，曹公尚未秉政，罷兵之詔不得由曹氏出。

興平元年，復東征，略定瑯邪、東海諸縣。謙恐，欲走歸。

丹楊會張邈叛，迎呂布。太祖還擊布，是歲謙病死。

吳書曰：謙死時年六十二。張昭等為之哀辭曰：猗歟！使君君侯將軍，膺秉懿德，允武允文，體足剛直。

守以溫仁，令舒及盧，遺愛于民。牧幽暨徐，其棠是均。憬憬夷貊，賴侯以清。蠢蠢妖寇，匪侯不寧。唯帝念績，爵命以章。既牧且侯，啓土溧陽。遂升上將，受號安東。將平世難，社稷是崇。降年不永，奄忽殂薨。喪覆失恃，民知困窮。曾不旬日，五郡潰崩。哀我人斯，將誰仰憑。追思靡及，仰叫皇穹。嗚呼哀哉！謙二子商、應，皆不仕。

張楊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為武猛從事。靈帝末天下亂帝以所寵小黃門蹇碩為西園上軍校尉軍京都欲以禦四方徵天下豪傑以為偏裨太祖及袁紹等皆為校尉屬之。

靈帝紀曰以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馮芳為助軍校尉夏牟淳于瓊為左右校尉并州刺史丁原遣楊將兵詣碩為假司馬靈帝崩碩為何進所殺楊復為進所遣歸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進敗董卓作亂楊遂以所將攻上

執事本傳与

按英雄記云楊及部曲皆皆受信以楊募若國布... 卓後休也... 時備已等用... 事以楊為連... 義心平必死... 華卓時笑

黨太守于壺關不下略諸縣眾至數千人山東兵起欲誅卓袁紹至河內楊與紹合復與匈奴單于於夫羅屯漳水單于欲叛紹楊不從單于執楊與俱去紹使將麴義追擊於鄴南破之單于執楊至黎陽攻破渡遼將軍耿祉軍眾復振卓以楊為建義將軍河內太守天子之在河東楊將兵至安邑拜安國將軍封晉陽侯楊欲迎天子還洛諸將不聽楊還野王建安元年楊奉董承韓暹挾天子還舊京糧乏楊以糧迎道路遂至洛陽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幸有公卿大臣楊當捍外難何事京都遂還野王即拜為

大司馬

英雄記曰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
涕泣輒原不問

楊素與呂布善太祖之圍布楊欲救之不能乃出兵
東市遙爲之勢其將楊醜殺楊以應太祖楊將眭固
殺醜將其衆欲北合袁紹太祖遣史渙邀擊破之于
大城斬固盡收其衆也

典略曰固字白兔旣殺楊醜軍屯射犬時有巫誡
固曰將軍字兔而此邑名犬兔見犬其勢必驚宜
急移去固不從遂戰死

公孫度

公孫度字升濟本遼東襄平人也度父延避吏居玄
菟任度爲郡吏時玄菟太守公孫域子豹年十八歲
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域子同年域見而親愛之遣
就師學爲取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稍遷冀州刺史
以謠言免同郡徐榮爲董卓中郎將薦度爲遼東太
守度起玄菟小吏爲遼東郡所輕先時屬國公孫昭
守襄平令召度子康爲伍長度到官收昭笞殺于襄
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無恩皆以法誅所
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慄東伐高句驪西擊烏丸威行
海外初平元年度知中國擾攘語所親吏柳毅陽儀

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

魏書曰度語毅儀讖書云孫登當為天子太守姓公孫字升濟升即登也

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二三小石為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而三公為輔也度益喜故河內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所為恐為所害乃將家屬入于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尸誅其宗族

晉陽秋曰敏子追求敏出塞越二十餘年不娶州里徐邈責之曰不孝莫大于無後何可終身不娶

李敏

李追

徐邈

乎乃娶妻生子胤而遣妻常如居喪之禮不勝憂數年而卒胤生不識父母及有識蔬食哀戚亦如三年之喪以祖父不知存亡設主奉之由是知名仕至司徒臣松之案本傳云敏將家入海而復與子相失未詳其故

分遼東郡為遼西中遼郡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為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墠于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治兵乘鸞輅九旒旄頭羽騎太祖表度為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

三國志 魏書 卷八
綬武庫、度死子康嗣位，以永寧鄉侯封弟恭，是歲建安九年也。十二年，太祖征三郡烏丸，屠柳城，袁尚等奔遼東，康斬送尚首，語在武紀。封康襄平侯，拜左將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衆立恭爲遼東太守，文帝踐阼，遣使卽拜恭爲車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追贈康大司馬。初，恭病陰消，爲閹人劣弱，不能治國。太和二年，淵脅奪恭位，明帝卽位，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淵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賂遺。

吳書載淵表權曰：臣伏惟遭天地反易，遇无妄之運，王路未夷，傾側擾攘，自先人以來，歷事漢、魏，階

緣際會，爲國効節，繼世享任，得守藩表，猶知符命未有攸歸，每感厚恩，頓辱顯使，退念人臣，交不越境，是以固守所執，拒違前使。雖義無二信，敢忘大恩。陛下鎮撫長存，小國前後裴校尉、葛都尉等到，奉被勅誡，聖旨彌密，重統累素，幽明備著，所以申示之事，言提其耳。臣晝則謳吟，宵則發夢，終身誦之，志不知足。季末凶荒，乾坤否塞，兵革未戢，人民蕩析，仰此天命，將有眷顧，私從一隅，永瞻雲日。今魏家不能採錄忠善，褒功臣之後，乃令讒諂得行，其志聽幽州刺史東萊太守誑誤之言，猥興州兵。

圖害臣郡臣不負魏而魏絕之蓋聞人臣有去就之分田饒適齊樂毅走趙以不得事主故保有道之君陳平耿況亦觀時變卒歸于漢勒名帝籍伏惟陛下德不再出時不世遇是以悽悽懷慕自納望遠視險有如近易誠願神謨蚤定洪業奮六師之勢收河洛之地為聖代宗天下幸甚魏略曰國家知淵兩端而恐遼東吏民為淵所誤故公文下遼東因赦之曰告遼東玄菟將校吏民逆賊孫權遭遇亂階因其先人劫略州郡遂成羣凶自擅江表含垢藏疾冀其可化故割地王權使南面稱

孤位以上將禮以九命權親义手北向稽顙假人臣之寵受人臣之榮未有如權者也根子野心告令難移卒歸反覆背恩叛主滔天逆神乃敢僭號恃江湖之險阻王誅未加比年已來復遠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貨物誑誘邊民邊民無知與之交關長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賀浮舟百艘沈滯津岸貿遷有無既不疑拒齎以名馬又使宿舒隨賀通好十室之邑猶有忠信陷君子惡春秋所書也今遼東玄菟奉事國朝紆青拖紫以千百為數戴纒垂纓咸佩印綬曾無匡正納善之言龜玉毀于

三國志
賈虎兇出于匪是誰之過歟國朝爲子大夫羞之
昔狐突有言父教子貳何以事君策名委質貳乃
辟也今乃阿順邪謀脅從姦惑豈獨父兄之教不
詳子弟之舉君非而已哉若苗穢害田隨風烈火
芝艾俱焚安能白別乎且又此事固然易見不及
鑒古成敗書傳所載也江南海北有萬里之限遼
東君臣無怵惕之患利則義所不利貴則義所不
貴此爲厭安樂之居求危亾之禍賤忠貞之節重
背叛之名蠻貊之長猶知愛禮以此示人亦難爲
顏且又宿舒無罪擠使入吳奉不義之使始與家
訣涕泣而行及至賀死之日覆衆成山舒雖脫死
冤鬼離身何所逼迫乃至于此今忠臣烈將咸忿
遼東反覆攜貳皆欲乘桴浮海期于肆意朕爲天
下父母加念天下新定旣不欲勞動干戈遠涉大
川費役如彼又悼邊陲遺餘黎民迷誤如此故遣
郎中衛慎邵瑁等且先奉詔示意若股肱忠良能
効節立信以輔時君反邪就正以建大功福莫大
焉儻恐自嫌已爲惡逆所見涖涖不敢倡言永懷
伊戚其諸與賊使交通皆赦除之與之更始

權遣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淵爲燕王淵亦

三國志
魏略載淵表曰臣前遣校尉宿餘郎中令孫綜其
言厚禮以誘吳賊幸賴天道福助大魏使此賊虜
暗然迷惑違戾羣下不從衆諫承信臣言遠遣船
使多將士卒來致封拜臣之所執得如本志雖憂
罪釁私懷幸甚賊衆本號萬人舒綜伺察可七八
千人到沓津偽使者張彌許晏與中郎將萬泰校
尉裴潛將吏兵四百餘人齎文書命服什物下到
臣郡泰潛別齎致遺貨物欲因市馬軍將賀達虞

中書監王基三人
也何車山文行

谷領餘衆在船所臣本欲須涼節乃取彌等而彌
等人兵衆多見臣不便承受吳命意有猜疑懼其
先作變態妄生即進兵圍取斬彌晏泰潛等首級
其吏從兵衆皆士伍小人給使東西不得自由面
縛乞降不忍誅殺輒聽納受徙充邊城別遣將韓
起等率將三軍馳行至谷使領長史柳遠設賓主
禮誘請達谷三軍潛伏以待其下又驅羣馬貨物
欲與交市達谷懷疑不下使諸市買者五六百人
下欲交市起等金鼓始震鋒矢亂發斬首三百餘
級被創赴水沒溺者可二百餘人其散走山谷來

韓起

歸降及藏竄飢餓死者不在數中得銀印銅印兵器資貨不可勝數謹遣西曹掾公孫珩奉送賊權所假臣節印綬符策九錫什物及彌等偽節印綬首級又曰宿舒孫綜前到吳賊權問臣家內小大舒綜對臣有三息脩別屬匹弟權敢姦巧便擅拜命謹封送印綬符策臣雖無昔人洗耳之風慙爲賊權汗損所加旣行天誅猶有餘忿又曰臣父康昔殺權使結爲讎隙今乃譎欺遣使誘致令權傾心虛國竭祿遠命上卿寵授極位震動南土備盡禮數又權待舒綜契闊委曲君臣上下畢歡竭情

而今四使見殺梟示萬里士衆流離屠戮津渚慙恥遠布痛辱彌天權之怨疾將刻肌骨若天衰其業使至喪隕權將內傷憤激而死若期運未訖將播毒螫必恐長蛇來爲寇害徐州諸屯及城陽諸郡與相接近如有船衆後年向海門得其消息乞速告臣使得備豫又曰臣門戶受恩實深實重自臣承攝卽事以來連被榮寵殊特無量分當隕越竭力致死而臣狂愚意計迷闇不卽禽賊以至見疑前章表所陳情趣事勢實但欲罷弊此賊使因自絕誠不敢背累世之恩附僭盜之虜也而後愛

憎之人緣事加誣偽生節目卒令明聽疑于市虎
 移恩改愛興動威怒幾至沈沒長為負忝幸賴慈
 恩猶垂三宥使得補過解除愆責如天威遠加不
 見假借早當糜碎辱先廢祀何緣自明建此微功
 臣既喜于事捷得自申展悲于疇昔至此變故餘
 怖踊躍未敢便寧唯陛下既崇春日生全之仁除
 忿塞隙抑弭纖介推今亮往察臣本心長令抱戴
 銜分三泉又曰臣被服光榮恩情未報而以罪蒙
 自招譴怒分當即戮為眾社戒所以越典詭常德
 通于吳誠自念窮迫報効未立而為天威督罰所

加長恐奄忽不得自洗故敢自闕替廢于一年遣
 使誘吳知其必來權之求郡積有年歲初無倡答
 一言之應今權得使來必不疑至此一舉果如所
 規上卿大眾翕赫豐盛財貨賂遺傾國極位到見
 禽取流離死囚千有餘人滅絕不反此誠暴猾賊
 之鋒摧矜夸之巧昭示天下破損其業足以慙之
 矣臣之悽悽念効于國雖有非常之過亦有非常
 之功願陛下原其踰闕之愆采其毫毛之善使得
 國恩保全終始矣

明帝於是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郡如故

魏名臣奏載中領軍夏侯獻表曰公孫淵昔年敢
違王命廢絕計貢者實挾兩端既恃阻險又怙孫
權故敢跋扈恣睢海外宿舒親見賊權軍衆府庫
知其弱少不足憑恃是以決計斬賊之使又高句
麗濊貊與淵爲仇並爲寇鈔今外失吳援內有胡
寇心知國家能從陸道勢不得不懷惶懼之心因
斯之時宜遣使示以禍福奉車部尉駸弘武皇帝
時始奉使命開通道路文皇帝卽位欲通使命遣
弘將妻子還歸鄉里賜其車牛絹百匹弘以受恩
歸死國朝無有還意乞留妻子身奉使命公孫康

遂稱臣妾以弘奉使稱意賜爵關內侯弘性果烈
乃心於國夙夜拳拳念自竭効冠族子孫少好學
問博通書記多所關涉口論速捷辯而不俗附依
典誥若出曾臆加仕本郡常在人在彼方士人素
所敬服若當遣使以爲可使弘行弘乃自舊士習
其國俗爲說利害辯足以動其意明足以見其事
才足以行之辭足以見信若其計從雖鄙生之降
齊王陸賈之說尉佗亦無以遠過也欲進遠路不
宜釋騏驎將已篤疾不宜廢扁鵲願察愚言也
使者至淵設甲兵爲軍陣出見使者又數對國中賓

客出惡言

吳書曰魏遣使者傅容聶夔拜淵為樂浪公淵計吏從洛陽還語淵曰使者左駿伯使皆擇勇力者非凡人也淵由是疑怖容夔至住學館中淵先以步騎圍之乃入受拜容夔大怖由是還洛言狀

景初元年乃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等齎璽書徵淵淵遂發兵逆于遼隧與儉等戰儉等不利而還淵遂自立為燕王置百官有司遣使者持節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侵擾北方

魏書曰淵知此變非獨出儉遂為備遣使謝吳自

稱燕王求為與國然猶令官屬上書自直于魏曰大司馬長史臣郭昕參軍臣柳浦等七百八十九人言奉被今年七月己卯詔書伏讀懇切精鬼散越不知身命所當投措昕等伏自惟省螻蟻小醜器非時用遭值千載被受公孫淵祖考以來光明之德惠澤沾渥滋潤榮華無寸尺之功有負乘之累遂蒙褒獎登名天廡並以駑蹇附龍託驥紆青拖紫飛騰雲梯感恩惟報死不擇地臣等聞明君在上聽政采言人臣在下得無隱情是以因緣訴讓冒犯愆寃郡在藩表密邇不羈平昔三州轉輸

費調以供賞賜歲用累億虛耗中國然猶跋扈度
 劉邊陲烽火相望羽檄相逮城門晝閉路無行人
 州郡兵戈奔散覆沒淵祖父度初來臨郡承受荒
 殘開日月之光建神武之略聚烏合之民掃地為
 業威震耀于殊俗德澤被于羣生遼土之不壞實
 度是賴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向不遭度
 則郡早為丘墟而民係于虜廷矣遺風餘愛永存
 不朽度既薨殂吏民感慕欣戴子康尊而奉之康
 踐統洪緒克壯徽猷文昭武烈邁德種仁乃心京
 輦翼翼虔恭佐國平亂效績紛紜功隆事大勲藏

八孫康

名

王府度康當值武皇帝休明之會合策明之計夾
 輔漢室降身委質卑已事魏匪處小厭大畏而服
 焉乃慕託高風懷仰盛懿也武皇帝亦虛心接納
 待以不次功無巨細每不見忘又命之曰海北地
 土割以付君世世子孫實得有之皇天后土實聞
 德音臣庶小大豫在下風奉以周旋不敢失墜淵
 生有蘭石之姿少含愷悌之訓允文允武忠惠且
 直生民欽仰莫弗懷愛淵纂戎祖考君臨萬民為
 國以禮淑化流行獨見先覩羅結遐方勤王之義
 視險如夷世載忠亮不隕厥名孫權慕義不遠萬

里連年遣使欲自結援雖見絕殺不念舊怨纖纖
往來求成恩好淵執節彌固不爲利迴守志匪石
確乎彌堅猶懼丹心未見保明乃卑辭厚幣誘致
權使梟截獻馘以示無二吳雖在遠水道通利舉
帆便至無所隔限淵不顧敵讎之深念存人臣之
節絕彊吳之歡昭事魏之心靈祇明鑒普天咸聞
陛下嘉美洪烈懿茲武功誕錫休命寵亞齊魯下
及陪臣普受介福誠以天覆之恩當卒終始得竭
股肱永保祿位不虞一旦橫被殘酷惟育養之厚
念積累之效悲思不遂痛切見棄舉國號咷拊膺

泣血夫三軍所伐蠻夷戎狄驕逸不虔於是致武
不聞義國反受誅討蓋聖王之制五服之域有不
供職則脩文德而又不至然後征伐淵小心翼翼
恪恭于位勤事奉上可謂勉矣盡忠竭節還被患
禍小弁之作離騷之興皆由此也就或佞邪盜言
孔其猶當清覽憎而知善護巧似直惑亂聖聽尚
望文告使知所由若信有罪當垂三省若不改寤
計功滅降當在八議而潛軍伺襲大兵奄至舞戈
長驅衝擊遼土犬馬惡死况于人類吏民昧死挫
辱王師淵雖冤枉方臨危殆猶恃聖恩悵然重奔

書又博術
援引紛倫
並計生都
當言扶桑
及受使詐
子與取馬

行世世府作

冀必姦臣矯制妄肆威虐乃謂臣等曰漢安帝建
光元年遼東屬國都尉龐奮受三月乙未詔書曰
收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推案無乙未詔
書遣侍御史幽州牧考姦臣矯制者今刺史或儻
謬承矯制乎臣等議以為刺史與兵搖動天下殆
非矯制必是詔命淵乃俛仰歎息自傷無罪深惟
土地所以養人竊慕古公杖策之岐乃欲投冠釋
紱逝歸林麓臣等維持誓之以死屯守府門不聽
所執而七營虎士伍部蠻夷各懷素飽不謀同心
奮臂大呼排門遁出近郊農民釋其耨鎛伐薪制

槌改案為櫓奔馳赴難軍旅行成雖蹈湯火死不
顧生淵雖見孤棄怨而不怒比遣勅軍勿得干犯
及手書告語懇惻至誠而吏士凶悍不可解散期
於畢命投死無悔淵懼吏士不從教令乃躬馳驚
自往化解僅乃止之一飯之惠匹夫所死况淵累
葉信結百姓恩著民心自先帝初興爰暨陛下榮
淵累葉豐功懿德策名褒揚辯著廊廟勝衣舉履
誦詠明文以為口實埋而掘之古人所恥小白重
耳衰世諸侯猶慕著信以隆霸業詩美文王作孚
萬邦論語稱仲尼去食存信信之為德固亦大矣

今吳蜀共帝鼎足而居天下播蕩無所統一臣等
每爲陛下懼此危心淵據金城之固仗和睦之民
國殷兵彊可以橫行策名委質守死善道忠至義
盡爲九州表方今二敵闕闕未知孰定是之不戒
而淵是害茹柔吐剛非王者之道也臣等雖鄙誠
竊恥之若無天乎臣一郡吉凶尚未可知若云有
天亦何懼焉臣等聞仕于家者二世則主之三世
則君之臣等生于荒裔之土出于圭竇之中無大
援于魏世隸于公孫氏報生與賜在于死力昔蒯
通言直漢祖赦其誅鄭詹辭順晉文原其死臣等
頑愚不達大節苟執一介披露肝膽言逆龍鱗罪
當萬死惟陛下恢崇撫育亮其控告使疏遠之臣
永有保持

二年春遣太尉司馬宣王征淵六月軍至遼東

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自立稱紹漢元年聞魏人將
討復稱臣于吳乞兵北伐以自救吳人欲戮其使
羊銜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
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淵不
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蓋萬里若兵連不
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

三國志
卷之八
天。之。罰。報。雪。曩。事。矣。權曰善。乃勒兵大出。謂淵使
曰。請侯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共存亡。雖
隕于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
為弟憂也。

淵遣將軍卑衍。楊祚等。步騎數萬屯遼。遂圍塹二十
餘里。宣王軍至。令衍逆戰。宣王遣將軍胡遵等擊破
之。宣王令軍穿圍。引兵東南向。而急東北。即趨襄平。
衍等恐。襄平無守。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遣衍等
迎軍。殊死戰。復擊大破之。遂進軍造城下。為圍塹。會
霖雨三十餘日。遼水暴長。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

霽。起土山。修櫓為發石。連弩射城中。淵窘急。糧盡。人
相食。死者甚多。將軍楊祚等降。八月丙寅夜。大流星
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壬午。淵眾潰。
與其子脩。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當流
星所墜處。斬淵父子。城破。斬相國以下首級以千數。
傳淵首洛陽。遼東帶方。樂浪。玄菟。悉平。初。淵家數有
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
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
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始度以中平六年。據
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

張彌字曼
能世宗
耶

魏略曰始淵兄晃爲恭任子，在洛聞淵劫奪恭位，謂淵終不可保，數自表聞，欲令國家討淵。帝以淵已秉權，故因而撫之。及淵叛，遂以國法繫晃。晃雖有前言，冀不坐，然內以骨肉，知淵破則已從。及淵首到，晃自審必死，與其子相對啼哭。時上亦欲活之，而有司以爲不可，遂殺之。

張燕，常山真定人也。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爲羣盜，在山澤間，轉攻還真定，衆萬餘人。博陵張牛角亦起，衆自號將兵從事，與燕合。燕推牛角爲帥，俱攻廩陶，牛角爲飛矢所中，被創且死，令衆奉燕，告曰：必

以燕爲帥，牛角死，衆奉燕，故改姓張。燕剽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衆寢廣，常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山谷皆相通。其小帥孫輕、王當等，各以部衆從燕，衆至百萬，號曰黑山。靈帝不能征，河北諸郡被其害，燕遣人至京都乞降，拜燕平難中郎將。

九州春秋曰：張角之反也，黑山、白波、黃龍、左校、牛角、五鹿、毘根、苦蠡、劉石、平漢、大洪、司隸、緣城、羅市、雷公、浮雲、飛燕、白爵、楊鳳、于毒等，各起兵。大者二三萬，小者不減數千。靈帝不能討，乃遣使拜楊鳳爲黑山校尉，領諸山賊，得舉孝廉。計吏後遂彌漫。

非山賊舉孝廉，只是孝廉舉山賊也。

不可復數。典略曰：黑山黃巾諸帥，本非冠蓋，自相號字，謂騎白馬者為張白騎，謂輕捷者為張飛，燕謂聲大者為張雷公，其饒鬚者則自稱于抵根。其眼大者自稱李大目。張璠漢記云：又有左校郭大賢，左髭丈八三部也。

是後董卓遷天子於長安，天下兵數起，燕遂以其眾與豪傑相結，袁紹與公孫瓚爭冀州，燕遣將杜長等助瓚，與紹戰，為紹所敗，人眾稍散。太祖將定冀州，燕遣使求佐王師，拜平北將軍，率眾詣鄴，封安國亭侯，邑五百戶。燕薨，子方嗣，方薨，子融嗣。

陸機晉惠帝起居注曰：門下通事令史張林，飛燕之曾孫，林與趙王倫為亂，未及周，年位至尚書令衛將軍，封郡公，尋為倫所殺。

張繡
祖厲言
後又祖言如

張繡，武威祖厲人，驃騎將軍濟族子也。邊章韓遂為亂，涼州金城鞠勝襲殺祖厲長劉雋，繡為縣吏，聞伺殺勝，郡內義之，遂招合少年為邑山，豪傑董卓敗濟，與李傕等擊呂布，為卓報仇，語在卓傳。繡隨濟以軍功，稍遷至建忠將軍，封宣威侯。濟屯弘農，士卒飢餓，南攻穰，為流矢所中死，繡領其眾屯宛，與劉表合。太祖南征，軍清水，繡等舉眾降。太祖納濟妻，繡恨之，太

祖聞其不悅密有殺繡之計計漏繡掩襲太祖太祖
軍敗二子沒繡還保穰

子沒繡還保穰
其子武帝也
以為弟子安氏
則方武帝
子矣

傳子曰繡有所親胡車兒勇冠其軍太祖愛其驍
健手以金與之繡聞之疑太祖欲因左右刺之遂
反吳書曰繡降凌統用賈詡計乞徙軍就高道
道由太祖屯中繡又曰車少而重乞得使兵各被
甲太祖信繡皆聽之繡乃嚴兵入屯掩太祖太祖
不備故敗

太祖比年攻之不克太祖拒袁紹于官渡繡從賈詡
計復以衆降語在詡傳繡至太祖執其手與歡宴為

子均取繡女拜揚武將軍官渡之役繡力戰有功遷
破羌將軍從破袁譚于南皮復增邑凡二千戶是時
天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在諸將封未有滿千戶者而
繡特多從征烏丸于柳城未至薨謚曰定侯
魏略曰五官將數因請會發怒曰君殺吾兄何忍
持面視人邪繡心不自安乃自殺

子泉嗣坐與魏諷謀反誅國除

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鵠鳴山
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
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

三國志 魏書 卷八
以魯爲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脩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魯遂襲脩殺之奪其衆焉死子璋代立以魯不順盡殺魯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于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

典略曰熹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駱曜光和中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脩駱曜教民緬匿法角爲太平道脩爲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爲符呪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日淺而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爲不信道脩法略與角同加施靜室使病者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爲姦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爲姦令爲鬼吏主爲病者請禱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

此三官之物也
道藏書以爲

張角傳

三九八〇一十

唐書卷之三
周書卷之三
字之聖德

辨侯術附元
同為五斗米
道以中平元年
及紀人

晉圖

三國志

魏書八

三十一

出米五斗以爲常故號曰五斗米師實無益于治
病但爲淫妄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脩
亦亾及魯在漢中因其民信行脩業遂增飾之教
使作義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隱
有小過者當治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
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 臣松之
謂張脩是張衡非典略之失則傳寫之誤

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爲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
守通貢獻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爲
漢寧王魯功曹巴西閭圃諫魯曰漢川之民戶出十

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爲桓文次及竇
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煩于王願且
不稱勿爲禍先魯從之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子
午谷奔之者數萬家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關出
武都征之至陽平關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肯率
衆數萬人拒關堅守太祖攻破之遂入蜀

魏名臣奏載董昭表曰武皇帝承涼州從事及武
都降人之辭說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
不可守也信以爲然及往臨履不如所聞乃歎曰
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陽平山上諸屯旣不時拔

魏書八 張魯

二九三〇

士卒傷夷者多。武皇帝意沮，便欲拔軍截山而還。遣故大將軍夏侯惇、將軍許褚呼山上兵還會。前軍未還，夜迷惑，誤入賊營。賊便退散。侍中辛毗、劉曄等在兵後，語惇、褚言：「官兵已據得賊要屯，賊已散走，猶不信之。」惇前自見，乃還。白武皇帝進兵，定之。幸而克獲，此近事。吏士所知。又楊暨表曰：「武皇帝始征張魯，以十萬之眾，身親臨履，指受方略，因就民麥，以為軍糧。張衛之守，蓋不足言。地險守易，雖有精兵虎將，勢不能施。對兵三日，欲抽軍還，言作軍三十年，一朝持與人，如何？」此計已定。天祚大

魏魯守自壞，因以定之。世語曰：魯遣五官掾降弟衛橫山，築陽平城以拒王師，不得進。魯走巴中，軍糧盡。太祖將還，西曹掾東郡郭諶曰：「不可。魯已降，留使既未反，衛雖不同，偏攜可攻。懸軍深入，以進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之夜，有野麋數千突壞衛營，軍大驚。夜高祚等誤與兩眾遇，祚等多鳴鼓角，會眾衛懼，以為大軍，見掩遂降。」

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圃又曰：「今以迫往，功必輕。不如依杜灌，赴朴胡相拒，然後委質，功必多。」於是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

杜薩當作杜

國家而意未達。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存，遂封藏而去。太祖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魯盡將家出，太祖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閭中侯，邑萬戶。封魯五子及閭圃等皆為列侯。

臣松之以為張魯雖有善心，要為敗而後降。今乃寵以萬戶，五子皆封侯，過矣。習鑿齒曰：魯欲稱王而閭圃諫止之。今封圃為列侯，夫賞罰者所以懲惡勸善也。苟其可以明軌訓于物，無遠近幽深矣。今閭圃諫魯勿王，而太祖追封之，將來之人孰不

按禮記當作
孔清

思順，塞其本源而未流自止。其此之謂與？若乃不明於此，而重燹爛之功，豐爵厚賞，上于死戰之士，則民种于有能，俗競于殺伐，阻兵仗力，于戈不戢矣。太祖之此封，可謂知賞罰之本。雖湯武居之，無以加也。魏略曰：黃初中，增圃爵邑。在禮謂中後十餘歲病死。晉書云：西戎司馬閭續，圃孫也。

為子彭祖，取魯女。魯薨，謚之曰原侯。子富嗣。

魏略曰：劉雄鳴者，藍田人也。少以采藥射獵為事，常居覆車山下。每晨夜出行，雲霧中以識道，不迷。而時人因謂之能為雲霧。郭李之亂，人多就之。建

以術破術
借妖除妖

安中、附屬州郡、州郡表薦為小將、馬超等反、不肯
從、超破之後、詣太祖、太祖執其手、謂之曰、孤方入
關、夢得一神人、即卿邪、乃厚禮之、表拜為將軍、遣
令迎其部黨、部黨不欲降、遂劫以反、諸亾命皆往
依之、有眾數千人、據武關道口、太祖遣夏侯淵討
破之、雄鳴南奔漢中、漢中破窮無所之、乃復歸降
太祖、捉其鬚曰、老賊真得汝矣、復其官、徙渤海、時
又有程銀、侯選、李堪、皆河東人也、與平之亂、各有
眾千餘家、建安十六年、並與馬超合、超破走堪、臨
陣死、銀、選南入漢中、漢中破、詣太祖降、皆復官爵

評口公孫瓚保京坐待夷滅度殘暴而不節淵仍業
以載凶祗足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憂死張楊授首
于臣下皆擁據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無可論者也
燕繡魯舍羣盜列功臣去危亾保宗祀則於彼為愈
焉

十三日校 全德

丁巳閏五月十七日臨 是日未刺微雨身

徐州道王與三 夢齡 書言翼賊石達開

與洪逆携貳狀及粵中近事

三國志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壽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魏九

諸夏侯曹傳第九

夏侯惇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夏侯嬰之後也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太祖初起惇常為裨將從征伐太祖行奮武將軍以惇為司馬別屯白馬遷折衝校尉領東郡太守太祖征陶謙

三國志 魏書 夏侯惇 三、世八十五

韓浩

留惇守濮陽張邈叛迎呂布太祖家在鄆城惇輕車
往赴適與布會交戰布退還遂入濮陽襲得惇軍輜
重遣將偽降共執持惇責以寶貨惇軍中震恐惇將
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案甲當部不
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
敢執劫大將軍復欲望生邪且吾受命討賊寧能以
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
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
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惇既免太祖聞之謂浩曰卿
此可為萬世法乃著令自今已後有持質者皆當并

擊勿顧質由是劫質者遂絕

李忠郅非
格空趙苞
傳皆有劫
質多法但引
陰賢人似

孫盛曰案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劫陰貴人母弟吏
以不得拘質迫盜盜遂殺之也然則合擊者乃古
制也自安順已降政教陵遲劫質不避王公而有
司莫能遵奉國憲者浩始復斬之故魏武嘉焉

太祖自徐州還惇從征呂布為流矢所中傷左目
魏略曰時夏侯淵與惇俱為將軍軍中號惇為盲
夏侯惇惡之每照鏡恚怒輒撲鏡于地

復領陳留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封高安鄉侯時大
旱蝗蟲起惇乃斷太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

似杜子夏

授平四年
術水作陂
意邑道到

漢書中書

夏侯惇

夏侯惇

三

三〇八

當作閔某其
時安得有呂
布耶

種稻民賴其利轉領河南尹太祖平河北爲大將軍
後拒鄴破遷伏波將軍領尹如故使得以便宜從事
不拘科制建安十二年錄惇前後功增封邑千八百
戶并前二千五百戶二十一年從征孫權還使惇都
督二十六軍留居巢賜伎樂名倡令曰魏絳以和戎
之功猶受金石之樂况將軍乎二十四年太祖軍擊
破呂布軍于摩陂召惇常與同載特見親重出入臥
內諸將莫得比也拜前將軍

魏書曰時諸將皆受魏官號惇獨漢官乃上疏自
陳不當不臣之禮太祖曰吾聞太上師臣其次友

臣夫臣者貴德之人也區區之魏而臣足以屈君
乎惇固請乃拜爲前將軍

督諸軍還壽春徙屯召陵文帝卽王位拜惇大將軍
數月薨惇雖在軍旅親迎師受業性清儉有餘財輒
以分施不足資之於官不治產業謚曰忠侯子充嗣
帝追思惇功欲使子孫畢侯分惇邑千戶賜惇七子
二孫爵皆關內侯惇弟廉及子楹素自封列侯初太
祖以女妻楹卽清河公主也楹歷位侍中尚書安西
鎮東將軍假節

魏略曰楹字子林惇中子也文帝少與楹親及卽

位以爲安西將軍持節承夏侯淵處都督關中。性無武略而好治生。至太和二年明帝西征人有白楸者遂召還爲尚書。楸在西時多畜伎妾公主由此與楸不和。其後羣弟不遵禮度楸數切責弟懼見治乃共構楸以誹謗公主奏之。有詔收楸帝意欲殺之以問長水校尉京兆段默默以爲此必清河公主與楸不睦出于譖構冀不推實耳。且伏波與先帝有定天下之功宜加三思。帝意解曰吾亦以爲然乃發詔推問爲公主作表者果其羣弟子臧子江所構也。

段默

公主宋本作令主

充薨子虞嗣虞薨子劭嗣

晉陽秋曰泰始二年高安鄉侯夏侯佐卒惇之孫也。嗣絕詔曰惇魏之元功勲書竹帛昔庭堅不祀猶或悼之况朕受禪于魏而可以忘其功臣哉宜擇惇近屬劭封之。

吳漢

韓浩者河內人及沛國史渙與浩俱以忠勇顯浩至中護軍渙至中領軍皆掌禁兵封列侯。

魏書曰韓浩字元嗣漢末起兵縣近山藪多寇浩聚徒衆爲縣藩衛太守王匡以爲從事將兵拒董卓于盟津時浩舅杜陽爲河陰令卓執之使招浩

韓浩

三十一

浩不從袁術聞而壯之以為騎都尉夏侯惇聞其名請與相見大奇之使領兵從征伐時大議損益浩以為當急田太祖善之遷護軍太祖欲討柳城領軍史渙以為道遠深入非完計也欲與浩共諫浩曰今兵勢彊盛威加四海戰勝攻取無不如志不以此時遂除天下之患將為後憂且公神武舉無遺策吾與君為中軍主不宜沮眾遂從破柳城改其官為中護軍置長史司馬從討張魯魯降議者以浩智略足以綏邊欲留使都督諸軍鎮漢中太祖曰吾安可以無護軍乃與俱還其見親任如此及薨太祖愍惜之無子以養子榮嗣史渙字公劉少任俠有雄氣太祖初起以客從行中軍校尉從征伐常監諸將見親信轉拜中領軍十四年薨

子靜嗣

生子

夏侯淵字妙才惇族弟也太祖居家曾有縣官事淵代引重罪太祖營救之得免

魏略曰時兗豫大亂淵以饑乏棄其幼子而活弟孤女

太祖起兵以別部司馬騎都尉從遷陳留潁川太守及與袁紹戰于官渡行督軍校尉紹破使督兗豫徐

篤行

夏侯淵

州軍糧時軍食少淵傳饋相繼軍以復振昌豨反遣
于禁擊之未拔復遣淵與禁并力遂擊豨降其十餘
屯豨詣禁降淵還拜典軍校尉

魏書曰淵為將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故軍中為
之語曰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一千

破黃巾

濟南樂安黃巾徐和司馬俱等攻城殺長吏淵將泰
山齊平原郡兵擊大破之斬和等諸縣收其糧穀以
給軍士十四年以淵為行領軍太祖征孫權還使淵
督諸將擊廬江叛者雷緒緒破又行征西護軍督徐
晃擊太原賊攻下二十餘屯斬賊帥商曜屠其城從

高平縣脫建
安二字

汝澄劉雄下脫
一鳴字

義曰曰西縣屬漢
陽西七什函此函
字与楊阜傳字
仇為國

張卬

征韓遂等戰于渭南又督朱靈平陰糜泝氏與太祖
會安定降楊秋十七年太祖乃還鄴以淵行護軍將
軍督朱靈路招等屯長安擊破南山賊劉雄降其眾
圍遂超餘黨梁興于鄠拔之斬興封博昌亭侯馬超
圍涼州刺史韋康于冀淵救康未到康敗去冀二百
餘里超來逆戰軍不利泝氏反淵引軍還十九年趙
衢尹奉等謀討超姜敘起兵鹵城以應之衢等譎說
超使出擊敘于後盡殺超妻子超奔漢中還圍祁山
敘等急求救諸將議者欲須太祖節度淵曰公在鄴
反覆四千里比報敘等必敗非救急也遂行使張卬

襲遂

擊羌

督步騎五千在前。從陳倉狹道入。淵自督糧在後。郃至渭水上。超將氏羌數千逆郃。未戰。超走。郃進軍。收超軍器械。淵到。諸縣皆已降。韓遂在顯親。淵欲襲取之。遂走。淵收遂軍糧。追至略陽城。去遂二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興國氏。淵以為遂兵精。興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羌長離。諸羌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羌獨守。則孤。秘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可必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輕兵步騎到長離。攻燒羌屯。斬獲甚眾。諸羌在遂軍者。各還種落。遂果救長離。與淵軍對陣。諸將見遂眾惡之。欲結營作

隴右羌

塹。乃與戰。淵曰。我轉鬪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眾罷弊。不可久。賊雖眾。易與耳。乃鼓之。大破遂軍。得其旗麾。還略陽。進軍圍興國氏。王千萬逃奔。馬超餘眾降。轉擊高平。屠各。皆散走。收其糧穀牛馬。乃假淵節。初。枹罕宋建。因涼州亂。自號河首平漢王。太祖使淵帥諸將討建。淵至圍枹罕。月餘。拔之。斬建及所置丞相已下。淵別遣張郃等平河關。渡河入小湟中。河西諸羌盡降。隴右平。太祖下令曰。宋建造為亂逆。三十餘年。淵一舉滅之。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二十一年。增封三百戶。并前八百戶。還擊

後漢書 卷九 七三

武都氏羌下辯收氏穀十餘萬斛太祖西征張魯淵
等將涼州諸將侯王已下與太祖會休亭太祖每引
見羌胡以淵畏之會魯降漢中平以淵行都護將軍
督張郃徐晃等平巴郡太祖還鄴留淵守漢中卽拜
淵征西將軍二十三年劉備軍陽平關淵率諸將拒
之相守連年二十四年正月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
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備挑郃戰郃軍不利淵
分所將兵半助郃爲備所襲淵遂戰死謚曰愍侯初
淵雖數戰勝太祖常戒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
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詐但知任勇一匹

夫敵耶淵妻太祖內妹長子衡尚太祖弟海陽哀侯
女恩寵特隆衡襲爵轉封安寧亭侯黃初中賜中子
霸太和中賜霸四弟爵皆關內侯霸正始中爲討蜀
護軍右將軍進封博昌亭侯素爲曹爽所厚聞爽誅
自疑亾入蜀以淵舊勲赦霸子徙樂浪郡

蜀侯霸

魏略曰霸字仲權淵爲蜀所害故霸常切齒欲有
報蜀意黃初中爲偏將軍子午之役霸召爲前鋒
進至興世圍安營在曲谷中蜀人望知其是霸也
指下兵攻之霸手戰鹿角間賴救至然後解後爲
右將軍屯隴西其養士和我並得其歡心至正始

魏略曰世當作此

中代夏侯儒爲征蜀護軍統屬征西時征西將軍
夏侯玄於霸爲從子而玄於曹爽爲外弟及司馬
宣王誅曹爽遂召玄來東霸聞曹爽被誅而玄
又徵以爲禍必轉相及心旣內恐又霸先與雍州
刺史郭淮不和而淮代玄爲征西霸尤不安故遂
奔蜀南趣陰平而失道入窮谷中糧盡殺馬步行
足破臥巖石下使人求道未知何之蜀聞之乃使
人迎霸初建安五年時霸從妹年十三四在本郡
出行樵採爲張飛所得飛知其良家如遂以爲妻
產息女爲劉禪皇后故淵之初凶飛妻請而葬之

及霸入蜀禪與相見釋之曰卿父自遇害於行間
取非我先人之手也指其兒子以示之曰此夏
侯氏之甥也厚加爵寵

霸弟威官至交州刺史

世語曰威字季權任俠貴歷荆兗二州刺史子駿
并州刺史次莊淮南太守莊子湛字孝若以才博
文章至南陽相散騎常侍莊晉景陽皇后姊夫也
由此一門侈盛於時

威弟惠樂安太守

文章敘錄曰惠字稚權幼以才學見稱善屬奏議

按陽當作羊也
晉景陽皇后也

夏侯湛

夏侯惠

歷散騎黃門侍郎與鍾毓數有辨駁事多見從遷
燕相樂安太守年三十七卒

惠弟和河南尹

夏侯和

夏侯稱

夏侯榮

世語曰和字義權清辯有才論歷河南尹太常淵
第三子稱第五子榮從孫湛為其序曰稱字叔權
自孺子而好合聚童兒為之渠帥戲必為軍旅戰
陳之事有違者輒嚴以鞭捶眾莫敢逆淵陰奇之
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為耳安能學
人年十六淵與之田見奔虎稱驅馬逐之禁之不
可一箭而倒各聞太祖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

霍去病後
相似全錄

矣與文帝為布衣之交每語會氣陵一坐辯士不
能屈世之高名者多從之游年十八卒弟榮字幼
權幼聰惠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日輒識之
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

二奇士不
年可惜

應世叔子
似之

邑各氏世所謂爵里料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遍
談不謬一人帝深奇之漢中之敗榮年十三左右
提之走不肯曰君親在難焉所逃死乃奮劍而戰
遂沒陣

衡薨子績嗣為虎賁中郎將績薨子褒嗣
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

曹仁

魏書九 曹仁

魏書曰仁祖褒潁川太守父熾侍中長水校尉

少好弓馬弋獵後豪傑並起仁亦陰結少年得千餘

人周旋淮泗之間遂從太祖為別部司馬行厲鋒校

尉太祖之破袁術仁所斬獲頗多從征徐州仁常督

騎為軍前鋒別攻陶謙將呂由破之還與大軍合彭

城大破謙軍從攻費華即墨開陽謙遣別將救諸縣

仁以騎擊破之太祖征呂布仁別攻勾陽拔之生獲

布將劉何太祖平黃巾迎天子都許仁數有功拜廣

陽太守太祖器其勇略不使之郡以議郎督騎太祖

征張繡仁別徇旁縣虜其男女三千餘人太祖軍還

為繡所追軍不利士卒喪氣仁率厲將士甚奮太祖

壯之遂破繡太祖與袁紹久相持於官渡紹遣劉備

徇潁彊諸縣多舉眾應之自許以南吏民不安太祖

以為憂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

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固宜也備新將紹兵未

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太祖善其言遂使將騎擊備

破走之仁盡復收諸叛縣而還紹遣別將韓荀鈔斷

西道仁擊荀於雞洛山大破之由是紹不敢復分兵

出復與史渙等鈔紹運車燒其糧穀河北既定從圍

壺關太祖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仁言於太祖

攷異即墨屬青州
僅不得有其地疑
是即邱之福

勾陽疑是曲陽三
時布在下碑未必有別
必在勾陽也勾陽互
今南州府曲陽冬
惟安府安東也

攷證係荀當似
具荀使傳

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為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城降。於是錄仁前後功。封都亭侯。從平荊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瑜將數萬眾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賊多。金眾少。遂為所圍。長史陳矯俱在城上。望見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仁意氣奮怒甚。謂左右取馬來。矯等共援持之。謂仁曰：賊眾盛不可當也。假使棄數百人。何苦而將軍

牛金

陳矯

以身赴之。仁不應。遂被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去。賊百餘步追。溝矯等以為仁當住。溝上為金形勢也。仁徑渡溝。直前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餘眾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數人。賊眾乃退。矯等初見仁出。皆懼。及見仁還。乃歎曰：將軍真天人也。三軍服其勇。太祖益壯之。轉封安平侯。太祖討馬超。以仁行安西將軍。督諸將拒潼關。破超。渭南。蘇伯田銀反。以仁行驍騎將軍。都督七軍。討銀等。破之。復以仁行征南將軍。假節屯樊。鎮荊州。侯音以定叛。略傍縣眾數千人。仁率諸軍攻破音。斬其首還。

諸將為夏侯淵
所劫也

屯樊即拜征南將軍關羽攻樊時漢水暴溢于禁等
七軍皆沒禁降羽仁人馬數千人守城城不沒者數
板羽乘船臨城圍數重外內斷絕糧食欲盡救兵不
至仁激厲將士示以必死將士感之皆無二徐晃救
至水亦稍減晃從外擊羽仁得潰圍出羽退走仁少
時不修行檢及長為將嚴整奉法令常置科於左右
案以從事鄢陵侯彰北征烏丸文帝在東宮為書戒
彰曰為將奉法不當如征南邪及即王位拜仁車騎
將軍都督荆揚益州諸軍事進封陳侯增邑二千并
前二千五百戶追謚仁父熾謚曰陳穆侯置守冢十

家後召還屯宛孫權遣將陳邵據襄陽詔仁討之仁
與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陽使將軍高遷等徙漢南附
化民於漢北文帝遣使即拜仁大將軍又詔仁移屯
臨穎遷大司馬復督諸軍據烏江還屯合肥黃初四
年薨謚曰忠侯

魏書曰仁時年五十六傳子曰曹大司馬之勇賁
育弗加也張遼其次焉

子泰嗣官至鎮東將軍假節轉封寧陵侯泰薨子初
嗣又分封泰弟楷範皆為列侯而牛金官至後將軍
仁弟純

英雄記曰純字子和年十四而喪父與同產兄仁別居承父業富於財僮僕人客以百數純綱紀督御不失其理鄉里咸以為能好學問敬愛學士學士多歸焉由是為遠近所稱年十八為黃門侍郎二十從太祖到襄邑募兵遂常從征戰初以議郎參司空軍事督虎豹騎從圍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太祖欲緩之純曰今千里蹈敵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且懸師深入難以持久彼勝而驕我敗而懼以懼敵驕必可克也太祖善其言遂急攻之譚敗純麾下騎斬譚首及北征二郡純部騎獲單于踰

劉奉及位後道

頓以前後功封高陵亭侯邑三百戶從征荊州追劉備於長坂獲其二女輜重收其散卒進降江陵從還譙建安十五年薨文帝即位追謚曰威侯

魏書曰純所督虎豹騎皆天下驍銳或從百人將補之太祖難其帥純以選為督撫循甚得人心及卒有司白選代太祖曰純之比何可復得吾獨不中督邪遂不選

子演嗣官至領軍將軍正元中進封平樂鄉侯演薨子亮嗣

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也

曹洪

曹洪

三六十一

識

魏書曰洪伯父鼎為尚書今任洪為斬春長

太祖起義兵討董卓至熒陽為卓將徐榮所敗太祖

失馬賊追甚急洪下以馬授太祖太祖辭讓洪曰天

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到汴水水深不得渡洪

循水得船與太祖俱濟還奔譙揚州刺史陳溫素與

洪善洪將家兵千餘人就溫募兵得廬江上甲二千

人東到丹陽復得數千人與太祖會龍亢太祖征徐

州張邈舉兗州叛邈呂布時大饑荒洪將兵在前先

據東平范聚糧穀以繼軍太祖討邈布於濮陽布破

走遂據東阿轉擊濟陰山陽中牟陽武京密十餘縣

皆拔之以前後功拜鷹揚校尉遷揚武中郎將天子

都許拜洪諫議大夫別征劉表破表別將於舞陽陰

葉堵陽博望有功遷厲鋒將軍封國明亭侯累從征

伐拜都護將軍文帝即位為衛將軍遷驃騎將軍進

封野王侯益邑千戶并前二千一百戶位特進後徙

封都陽侯始洪家富而性吝嗇文帝少時假求不稱

常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並救莫能得

卞太后謂郭后曰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勅帝廢后

矣於是泣涕屢請乃得免官削爵土

魏略曰文帝收洪時曹真在左右請之曰今誅洪

張澄每陽當

客曹亦可

太后不孫曰之
於子而為子
以求之則子
桓令其有
虧矣

曹洪

洪必以真為諧也。帝曰：我自治之，卿何豫也？會卞太后責怒帝，言梁沛之間非子廉無有。今日詔乃釋之，猶尚沒入其財產。太后又以為言，後乃還之。初，太祖為司空時，以已率下，每歲發調使本縣平貲。于時譙令平洪貲財，與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貲那得如子廉耶？文帝在東宮嘗從洪貸絹百匹，洪不稱意，及洪犯法，自分必死。既得原，喜上書謝曰：臣少不由道，過在人倫，長竊非任，遂蒙含貸，性無檢度，知足之分，而有狝狼無厭之質。老悞倍貪，觸突國網，罪迫三千，不在赦宥，當就辜誅，棄諸市朝。

猶蒙天恩，骨肉更生。臣仰視天日，愧負靈神，俯惟愆闕，慙愧怖悸，不能雉經，以自裁謝。謹塗顏闕門，拜章陳情。

洪先帝功臣，時人多為缺望。明帝即位，拜後將軍，更封樂城侯，邑千戶。位特進，復拜驃騎將軍。太和六年，薨。謚曰恭侯。子馥嗣侯。初，太祖分洪戶，封子震列侯。洪族父瑜，修慎篤敬，官至衛將軍，封列侯。

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休年十餘歲，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將老母渡江。至吳。

曹休

曹休

六

魏書曰休祖父嘗爲吳郡太守休於太守舍見壁上祖父畫像下榻拜涕泣同坐者皆嘉歎焉

以太祖舉義兵易姓名轉至荊州間行北歸見太祖太祖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文帝同止見待如子常從征伐使領虎豹騎宿衛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辯太祖遣曹洪征之以休爲騎都尉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聞此令亦委事於休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

任重

擊蘭大破之飛果走太祖拔漢中諸軍還長安拜休中領軍文帝即王位爲領軍將軍錄前後功封東陽亭侯夏侯惇薨以休爲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車駕臨送上乃下輿執手而別孫權遣將屯歷陽休到擊破之又別遣兵渡江燒賊蕪湖營數千家遷征東將軍領揚州刺史進封安陽鄉侯

魏書曰休喪母至孝帝使侍中奪喪服使飲酒食肉休受詔而形體益憔悴乞歸譙葬母帝復遣越騎校尉薛喬奉詔節其憂哀使歸家治喪一宿便葬葬訖詣行在所帝見親自寬慰之其見愛重如

母

此。帝征孫權，以休為征東大將軍，假黃鉞，督張遼等，及諸州郡二十餘軍，擊權大將呂範等於洞浦，破之。拜揚州牧。明帝即位，進封長平侯。吳將審真屯皖，休擊破之，斬真首。吳將韓綜、翟丹等前後率眾詣休降，增邑四百，并前二千五百戶。遷大司馬、都督揚州如故。太和二年，帝為二道征吳，遣司馬宣王從漢水，下督休諸軍，向尋陽。賊將偽降，休深入，戰不利，退還宿石亭。軍夜驚，士卒亂，棄甲兵輜重甚多。休上書謝罪，帝遣屯騎校尉楊暨慰諭，禮賜益隆。休因此癰發背，薨。

教曰：曰替休當作休替，蓋王與休並為上將，分道而進，宜王方往西道，當天士流則東軍之向尋陽者不得而替也。

世語曰：肇字長思。

謚曰壯侯，子肇嗣。

世語曰：肇字長思。

肇有當世才度，為散騎常侍、屯騎校尉。明帝寢疾，左與燕王宇等屬以後事，帝意尋變，詔肇以侯歸第。正始中，薨，追贈衛將軍，子興嗣。初，文帝分休戶三百封肇弟纂為列侯，後為殄吳將軍，薨，追贈前將軍。

曹據

張隱文士傳曰：肇孫據，字顏遠，少厲志操，博學有

才藻，仕晉，辟公府，歷洛陽令，有能名。大司馬齊王

冏輔政，據與齊人左思俱為記室，督從中郎，出為

襄陽太守，征南司馬。值天下亂，據討賊，向吳戰敗。

曹休

三十四

死

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太祖起兵真父邵募徒眾為州郡所殺

秦伯南

魏略曰真本姓秦養曹氏或云其父伯南夙與太祖善與平末袁術部黨與太祖攻劫太祖出為寇所追走入秦氏伯南開門受之寇問太祖所在荅云我是也遂害之由此太祖思其功故變其姓

曹邵

魏書曰邵以忠篤有才智為太祖所親信初平中太祖興義兵邵募徒眾從太祖周旋時豫州刺史黃琬欲害太祖太祖避之而邵獨遇害

太祖哀真少孤收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共止常微為虎所逐顧射虎應聲而倒太祖壯其驚勇使將虎豹騎討靈丘賊拔之封靈壽亭侯以偏將軍將兵擊劉備別將於下辯破之拜中堅將軍從至長安領中領軍是時夏侯淵沒於陽平太祖憂之以真為征蜀護軍督徐晃等破劉備別將高詳於陽平太祖自至漢中拔出諸軍使真至武都迎曹洪等還屯陳倉文帝即王位以真為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錄前後功進封東鄉侯張進等反於酒泉真遣費耀討破之斬進等黃初三年還京都以真為上軍大

曹耀

三國志

魏書

曹真

上

三十九

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鉞與夏侯尚等征孫權擊牛渚屯破之轉拜中軍大將軍加給事中七年文帝寢疾真與陳羣司馬宣王等受遺詔輔政明帝即位進封邵陵侯

臣松之案真父名邵封邵陵侯若非書誤則事不可論

遷大將軍諸葛亮圍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應亮帝遣真督諸軍軍郿遣張郃擊亮將馬謖大破之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月支城真進軍圍之條謂其眾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耳遂自縛出三郡皆

新昭子生

平真以亮懲於祁山後出必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王生守陳倉治其城明年春亮果圍陳倉已有備而不能克增邑并前二千九百戶四年朝洛陽遷大司

馬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真以蜀連出侵邊境宜遂伐之數道並入可大克也帝從其計真當發西討帝親臨送真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司馬宣王

沂漢水當會南鄭諸軍或從斜谷道或從武威入會大霖雨三十餘日或棧道斷絕詔真還軍真少與宗

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遵讚早亡真愍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

曹遵朱讚

晏平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真邑，賜遵讚子爵關內侯，各百戶。真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_是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為用。真病還洛陽，帝自幸其第，省疾。真薨，謚曰元侯。子爽嗣。帝追思真功，詔曰：大司馬蹈履忠節，佐命二祖，內不恃親戚之寵，外不驕白屋之士，可謂能持盈守位，勞謙其德者也。其悉封真五子，義訓則彥暄，皆為列侯。初文帝分真邑二百戶，封真弟彬為列侯。

爽字昭伯，少以宗室謹重。明帝在東宮，甚親愛之。及即位，為散騎侍郎，累遷城門校尉，加散騎常侍，轉武

衛將軍，寵待有殊。帝中寢疾，乃引爽入卧内，拜大將軍。

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與太尉司馬宣

王並受遺詔輔少主。明帝崩，齊王即位，加爽侍中，改

封武安侯，邑萬二千戶，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

不名。下謚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宣王為太傅，外

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

重也。

魏書曰：爽使弟羲為表曰：臣亡父真奉事三朝，入

備冢宰，出為上將。先帝以臣肺腑，遺緒獎飭，拔擢

典兵禁省，進無忠恪，積累之行，退無羔羊，自公之

節先帝聖體不豫臣雖奔走侍疾嘗藥曾無精誠
 翼日之應猥與太尉懿俱受遺詔且慙且懼靡所
 底告臣聞虞舜序賢以稷契為先成湯褒功以伊
 呂為首審選博舉優劣得所斯誠輔世長民之大
 經錄勲報功之令典自古以來未之或闕今臣虛
 聞位冠朝首顧惟越次中心愧惕敢竭愚情陳寫
 至實夫天下之達道者三謂德爵齒也懿本以高
 明中正處上司之位名足鎮眾義足率下一也包
 懷大略允文允武仍立征伐之勲遐邇歸功二也
 萬里旋旆親受遺詔翼亮皇家內外所向三也加

之耆艾紀綱邦國體練朝政論德則過於吉甫樊
 仲課功則踰於方叔召虎凡此數者懿實兼之臣
 抱空名而處其在天下之人將謂臣以宗室見私
 知進而不知退陛下岐嶷克明克類如有以察臣
 之言臣以為宜以懿為太傅太司馬上昭陛下進
 賢之明中顯懿身文武之實下使愚臣免於謗讟
 於是帝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為詔曰昔吳漢佐
 光武有征定四方之功為大司馬名稱于今太尉
 體履正直功蓋海內先帝本以前後欲更其位者
 輒不彌久是以遲遲不施行耳今大將軍薦太尉

長少亦作少長

案漢太傅上公一人無常官每帝立置崩輒省之惟靈帝時陳蕃漢惠死胡廣代之為一帝二傳也任未見嗣更考之

曹爽

宜為大司馬既合先帝本旨又放推讓進德尚勲乃欲明賢良辯等列順長少也雖且爽之屬宗師呂望念在引領以處其下何以過哉朕甚嘉焉朕惟先帝固知君子樂天知命纖芥細疑不足為忌當顧柏人彭亡之文故用低徊有意未遂耶斯亦先帝敬重大臣恩愛深厚之至也昔成王建保傅之官近漢顯宗以鄧禹為太傅皆所以優崇雋父必有尊也其以太尉為太傅何云並大司馬則魏道與身使崇以大傅虛名而爽弟羲為中領軍訓武衛將軍彥散騎常侍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闥貴寵莫盛焉南陽

何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謐東平人年執咸有聲名進趨

於時明帝以其浮華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復進叙

任為腹心颺等欲令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爽

從其言宣王止之不能禁止始五年爽乃西至長安

大發卒六七萬人從駱谷入是時關中及氏羌轉輸

不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入谷行數百

里賊因山為固兵不得進爽參軍楊偉為爽陳形勢

宜急還不然將敗

世語曰偉字世英馮翊人明帝治宮室偉諫曰今

作宮室斬伐生民墓上松柏毀壞碑獸石柱幸及

楊偉

伐蜀

亡人傷孝子心。不可以為後世之法則。
颺與偉爭於爽前。偉曰。颺勝將敗國家事。可斬也。爽不悅。乃引軍還。

漢晉春秋曰。司馬宣王謂夏侯玄曰。春秋責大德。重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知也。今與平路勢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徽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玄懼。言於爽。引軍退。費禕進兵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所發牛馬運轉者。死失略盡。羌胡怨嘆。而關右悉虛耗矣。

督

初。爽以宣王年德並高。恒父事之。不敢專行。及晏等進用。咸共推戴。說爽以權重。不宜委之於人。乃以晏。颺謚為尚書。晏典選舉。執司隸校尉。勝河南尹。諸事。希復由宣王。宣王遂稱疾。避爽。

初。宣王以爽魏之肺腑。每推先之。爽以宣王名重。亦引身卑下。當時稱焉。丁謚畢。執等既進用。數言于爽曰。宣王有大志。而甚得民心。不可以推誠委之。由是爽恒猜防焉。禮貌雖存。而諸所興造。皆不復由宣王。宣王力不能爭。且懼其禍。故避之。

晏等專政。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及

三國志 卷之九 魏書九
壞湯沐地以為產業承勢竊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郡
有可望風莫敢忤旨晏等與廷尉盧毓素有不平因
毓吏微過深文致毓法使主者先收毓印綬然後奏
聞其作威如此爽飲食車服擬於乘輿尚方珍玩充
物其家妻妾盈後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將
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為伎樂詐作
詔書發才人五十七人送鄴臺使先帝健仔教習為
技擅取太樂樂器武庫禁兵作窟室綺䟽四周數與
晏等會其中飲酒作樂義深以為大憂數諫止之又
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辭旨甚切不敢斥

爽託戒諸弟以示爽爽知其為已發也甚不悅義或
時以諫喻不納涕泣而起宣王密為之備九年冬李
勝出為荊州刺史往詣宣王宣王稱疾困篤示以羸
形勝不能覺謂之信然

魏末傳曰爽等令勝辭宣王并伺察焉宣王見勝
勝自陳無他功勞橫蒙特恩當為本州詣閣拜辭
不悟加恩得蒙引見宣王令兩婢侍邊持衣衣落
復上指口言渴求飲婢進粥宣王持盃飲粥粥皆
流出沾脣勝愍然為之涕泣謂宣王曰今主上尚
幼天下恃賴明公然眾情謂明公方舊風疾發何

意尊體乃爾。宣王徐更寬言。才令氣息相屬。說年
老沈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善為
之。恐不復相見。如何。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也。
宣王乃復陽為昏謬曰。君方到并州。努力自愛。錯
亂其辭。狀如荒語。勝復曰。當忝荊州。非并州也。宣
王乃若微悟者。謂勝曰。懿年老。意荒。忽不解君言。
今還為本州刺史。盛德烈壯。好建功勳。今當與君
別。自顧氣力轉微。後必不更會。因欲自為設薄主
人。生死共別。令師昭兄弟結君為友。不可相舍去。
副懿區區之心。因流涕哽咽。勝亦長嘆。荅曰。輒當

承教。須待勅命。勝辭出。與爽等相見。說太傅語言。
錯悞。口不攝。盃指南為北。又云。吾當作并州。吾答
言。當還為荊州。非并州也。徐徐與語。有識人時。乃
知當還為荊州耳。又欲設主人祖送。不可舍去。宜
須待之。更向爽等垂淚云。太傅患不可復濟。令人

愴然。

十年正月。車駕朝高平陵。爽兄弟皆從。何王昭伯兄弟專政九年。乃及初。宣王幸車園。非

世語曰。爽兄弟先是數俱出游。桓範謂曰。總萬機
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人者。爽曰。
誰敢爾邪。由此不復並行。至是乃盡出也。

桓範

宣王部勒兵馬，先據武庫，遂出屯洛水浮橋。奏爽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為念。臣言二祖亦屬臣，以後事為念。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黃門令董箕等才人侍疾者，皆所聞知。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欲置新人，以樹私計。根據槃牙，縱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黃門張當為都監，專共交關，看察至尊，候伺神器，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

受是當作授

懷危懼，陛下但為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昔趙高極意秦氏以滅，呂霍早斷漢祚永世，此乃陛下之大鑒。臣受命之時也。太尉臣濟尚書令臣孚等皆以爽為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勅臣如奏施行。臣輒勅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世語曰：初宣王勒兵從闕下，趣武庫，當爽門人逼車住，爽妻劉怖出至廳事，謂帳下守督曰：公在外

今兵起如何督曰夫人勿憂乃上門樓引弩注箭欲發將孫謙在後牽止之曰天下事未可知如此者三宣王遂得過去

爽得宣王奏事不通過窘不知所為

于寶晉記曰爽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為鹿角發屯甲兵數千人以為衛 魏末傳曰宣王語第孚

陛下在外不可露宿促送帳幔太官食具詣行在所

大司農沛國桓範聞兵起不應太后召矯詔開平昌門拔取劍戟略將門候南奔爽宣王知曰範畫策爽

必不能用範計範說爽使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兄

弟猶豫未決範重謂羲曰當今日卿門戶求貧賤復

可得乎且匹夫持質一人尚欲望活今卿與天子相

隨令于天下誰敢不應者羲猶不能納侍中許允尚

書陳泰說爽使早自歸罪爽於是遣允泰詣宣王歸

罪請死乃通宣王奏事

于寶晉書曰桓範出赴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

矣濟曰範則智矣駑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

世語曰宣王使許允陳泰解語爽蔣濟亦與書達

宣王之旨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

蔣濟

孫謙

曹爽

免官而已。以洛陽為誓，爽信之。罷兵。魏氏春秋曰：爽既罷兵，曰：我亦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矣。遂免爽兄弟，以侯還第。

魏末傳曰：爽兄弟歸家，勅洛陽縣發民八百人，使尉部圍爽第四角，角作高樓，令人在上，望視爽兄弟舉動。爽計窮愁悶，持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還廳事上，與兄弟共議。未知宣王意深淺，作書與宣王曰：賤子爽哀惶恐，怖無狀，招禍分受屠滅，前遣家人迎糧，于今未反數

日乏匱，當煩見餉，以繼且。父宣王得書，大驚，即發書曰：初不知乏糧，甚懷蹴踏，令致米一百斛，并肉脯鹽豉大豆，尋送爽兄弟，不達變數，即便喜歡，自謂不死。

考為求席
大氏同耳

初張當私以所擇才人張何等與爽，疑其有姦，收當治罪。當陳爽與晏等陰謀反逆，並先習兵，須三月中欲發，於是收晏等下獄。會公卿朝臣廷議，以為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爽以支屬，世蒙殊寵，親受先帝握手遺詔，託以天下，而包藏禍心，蔑棄顧命，乃與晏颺及當等謀圖神器，範黨同罪人，皆為大逆不

道於是收爽義訓晏颺謚軌勝範當等皆伏誅夷三族

魏略曰鄧颺字玄茂鄧禹後也少得士名于京師明帝時為尚書郎除洛陽令坐事免拜中郎又入兼中書郎初颺與李勝等為淨華友及在中書淨華事發被斥出遂不復用正始初乃出為潁川太守轉大將軍長史遷侍中尚書颺為人好貨前在內職許臧艾授以顯官艾以父妾與颺故京師為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每所薦達多如此比故何晏選舉不得人頗由颺之不公忠遂同其罪蓋

按通志易官易婦為亮

御覽諸作抄

由交友非奇才魏略曰丁謚字彥靖父斐字文侯初斐隨太祖太祖以斐鄉里特饒愛之斐性好貨數請求犯法輒得原宥為典軍校尉總攝內外每所陳說多見從之建安末從太祖征吳斐隨行自以家牛羸困乃私易官牛為人所白被收送獄奪官其後太祖問斐曰文侯印綬所在斐亦知見戲對曰以易餅耳太祖笑顧謂左右曰東曹毛掾數白此家欲令我重治我非不知此人不清良有以也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小損而完我囊貯遂復斐官聽用如初後數歲

盜也

病亾謚少不肯交游但博觀書傳爲人沈毅頗有才略太和中常住鄴借人空屋居其中而諸王亦欲借之不知謚已得直開門入謚望見王交脚臥而不起而呼其奴容曰此何等人促呵使去王怒其無禮還具上言明帝收謚繫鄴獄以其功臣子原出後帝聞其有父風召拜度支郎中曹爽宿與相親時爽爲武衛將軍數爲帝稱其可大用會帝崩爽輔政乃拔謚爲散騎常侍遂轉尚書謚爲人外似疎略而內多忌其在臺閣數有所彈駁臺中患之事不得行又其意輕貴多所忽略雖與何晏

崖柴甚云文作唯
柴王扁唯狗欲
嚙也默而覺作

鄧颺等同位而皆少之唯以勢屈于爽爽亦敬之言無不從故於時謗書謂臺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瘞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默者爽小字也其意言三狗皆欲嚙人而謚尤甚也奏使郭太后出居別宮及遣樂安王使北詣鄴又遣文欽令還淮南皆謚之計司馬宣王由是特深恨之畢軌字昭先父字子禮建安中爲典農校尉軌以才能少有名聲明帝在東宮時軌在文學中黃初末出爲長史明帝卽位入爲黃門郎子尚公主居處殷富遷并州刺史其在并州名爲驕豪時

雜虜數爲暴害吏民軌輒出軍擊鮮卑軻比能失
利中護軍蔣濟表曰畢軌前失旣往不咎但恐是
後難可以再凡人材有長短不可彊成軌文雅志
意自爲美器今失并州換置他州若入居顯職不
毀其德於國事實善此安危之要唯聖恩察之至
正始中入爲中護軍轉侍中尚書遷司隸校尉素
與曹爽善每言于爽多見從之李勝字公昭父
休字子朗有智略張魯前爲鎮北將軍休爲司馬
家南鄭時漢中有甘露降子朗見張魯精兵數萬
人有四塞之固遂建言赤氣久衰黃家當興欲魯

樓堂疑堂字之誤
諸葛延傳注云以
元時四人為四聰延
備八人為八達其
正也商與觀古字
通用

舉號魯不聽會魯破太祖以其勸魯內附賜爵關
內侯署散官騎從詣鄴至黃初中仕歷上黨鉅鹿
二郡太守後以年老還拜議郎勝少游京師雅有
才智與曹爽善明帝禁浮華而人自勝堂有四窻
八達各有主名用是被收以其所連引者多故得
原禁錮數歲帝崩曹爽輔政勝爲洛陽令夏侯玄
爲征西將軍以勝爲長史玄亦宿與勝厚駱谷之
役議從勝出由是司馬宣王不悅于勝累遷熒陽
太守河南尹勝前後所宰守未嘗不稱職爲尹歲
餘廳事前屠蘇壞令人更治之小林一枚激墮正

過受符吏石虎頭斷之後旬日遷為荊州刺史未
 及之官而敗也。桓範字元則世為冠族建安末
 入丞相府延康中為羽林左監以有文學與王象
 等典集皇覽明帝時為中領軍尚書遷征虜將軍
 東中郎將使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治下邳與徐
 州刺史鄭岐爭屋引節欲斬岐為岐所奏不直坐
 免還復為兗州刺史怏怏不得意又聞當轉為冀
 州牧是時冀州統屬鎮北而鎮北將軍呂昭才實
 仕進本在範後範謂其妻仲長曰我寧作諸卿向
 三公長跪耳不能為品子展屈也其妻曰君前在

東坐欲擅斬徐州刺史眾人為君難為作下今復
 羞為呂屈是復難為作上也。範忿其言觸實乃以
 小環撞其腹妻時懷孕遂墮胎死。範亦竟稱疾不
 赴冀州。正始中拜大司農。範前在臺閣號為曉事
 及為司農又以清省稱。範嘗抄撮漢書中諸雜事
 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論。蔣濟為太尉嘗與範
 會社下羣卿列坐有數人。範懷其所撰欲以示濟
 謂濟當虚心觀之。範出其書以示左右。左右傳之
 示濟。濟不肯視。範心恨之。因論他事乃發怒謂濟
 曰我祖薄德公輩何似邪。濟性雖彊毅亦知範剛

範子

司蕃

殼睨而不應各罷範于沛郡仕次在曹真後于時
 曹爽輔政以範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敬之然不
 甚親也及宣王起兵閉城門以範為曉事乃指召
 之欲使領中領軍範欲應召而其子諫之以為車
 駕在外不如南出範疑有頃兒又促之範欲去而
 司農承吏皆止範範不從乃突出至平昌城門城
 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範呼之舉手中板
 以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
 範呵之言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
 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

遂避側範南見爽勸爽兄弟以天子請許昌徵四
 方以自輔爽疑羲又無言範自謂羲曰事昭然卿
 用讀書何為邪于今日卿等門戶倒矣俱不言範
 又謂羲曰卿別營近在關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
 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
 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羲兄弟
 默然不從中夜至五鼓爽乃投刃于地謂諸從駕
 羣臣曰我度太傅意亦不過欲令我兄弟向已也
 我獨有以不合于遠近耳遂進謂帝曰陛下作詔
 免臣官報皇太后令範知爽首免而已必坐唱義

曹爽

也。範乃曰：老子今茲坐卿兄弟族矣。爽等既免，帝還官，遂令範隨從。到洛水浮橋北，望見宣王下車叩頭而無言。宣王呼範，姓曰桓大夫，何為爾邪？車駕入宮，有詔範還復位。範詣闕拜章謝，待報會司。蕃詣鴻臚自首，具說範前臨出所道。宣王乃忿然曰：誣人以反於法，何應主者？曰：科律反受其罪，乃收範于闕下。時人持範甚急。範謂部官曰：徐之。我亦義士耳。遂送廷尉。世語曰：初爽夢二虎銜雷公，雷公若二升椀，放著庭中。爽惡之，以問者者靈臺丞馬訓。曰：憂兵。訓退告其妻曰：爽將以兵亾，不出旬日。漢晉春秋曰：安定皇甫謐以九年冬夢至洛陽，自廟出，見車騎甚衆。以物呈廟，云誅大將軍曹爽。寤而以告其邑人。邑人曰：君欲作曹人之夢乎？朝無公孫彊如何？且爽兄弟典重兵，又權尚書事，誰敢謀之？謐曰：爽無叔，振鐸之請，苟失天機，則離矣。何恃于彊？昔漢之間顯，倚母后之尊，權國威命，可謂至重矣。閹人十九人，一旦尸之。况爽兄弟乎？世語曰：初爽出，司馬魯芝留在府，聞有事，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爽誅，擢為御史中丞。及爽解印綬，將出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

事見左傳

永建夏
統子十九
人孫程等也

曹爽

楊綜

曹爽

三五

三十七

以至東市乎。爽不從，有司奏綜導爽反。宣王曰：各爲其主也。宥之，以爲尚書郎。芝，字世英，扶風人也。以後仕進，至特進、光祿大夫、綜字初伯，後爲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長史。臣松之案：夏侯湛爲芝銘，及干寶晉紀並云：爽旣誅，宣王卽擢芝爲并州刺史，以綜爲安東參軍，與世語不同。

曹熙
嘉平中，紹功臣世，封真族孫熙爲新昌亭侯，邑三百戶，以奉真後。

干寶晉紀曰：蔣濟以曹真之勲，不宜絕祀，故以熙爲後。濟又病其言之失信于爽，發病卒。

晏，何進孫也。母尹氏爲太祖夫人，晏長于宮省，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

晏字平叔，魏略曰：太祖爲司空時，納晏母，并收養晏。其時秦宜祿兒阿蘇亦隨母在公家，並見寵如公子。蘇卽朗也。蘇性謹慎，而晏無所顧憚，服飾擬於太子，故文帝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嘗謂之爲假子。晏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爲冗官。至正始初，曲合于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爲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晏前以尚主得賜

宋本仙文共
母石內

金鄉公主

德事

爵為列侯，又其母在內，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晏為尚書主選舉，其宿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魏末傳曰：晏婦金鄉公主，即晏同母妹，公主賢，謂其母沛王太妃曰：晏為惡日甚，將何保身？母笑曰：汝得無妬晏邪？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歲，宣王遣人錄之，晏母歸藏其子王宮中，向死者搏頰乞白活之，使者具以白宣王，宣王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心常嘉之，且為沛王故，特原不殺。魏氏春秋曰：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于時，司馬景王亦預焉，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况諸已也。初，宣王使晏與治爽等獄，晏窮治黨與，冀以獲宥，宣王曰：凡有八族，晏疏下鄧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臣松之案：魏末傳云：晏取其同母妹為妻，此縉紳所不忍言。雖楚王之妻嫂，不是甚也。已設令此言出于舊史，猶將莫之或信，况底下之書乎？案諸王公傳，沛王出自杜夫人所生，晏母姓尹，公主若與沛王同生焉，得言與晏

曹爽

三十八卷五十五

三國志

魏書九

三十一

三十九卷六十四

同母

皇甫謐列女傳曰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

夏侯令女

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以為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彊迎令女歸時文寧為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迺微使人諷之令女歎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為信防之少懈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臥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席舉家驚惶奔往視之莫不酸鼻或

似首意似女

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耳何至辛苦迺爾且夫家夾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凶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為乎司馬宣王聞而嘉之聽使乞子字養為曹

氏後名顯于世

此云夏侯名不次於夏侯元傳而次曾幾志蓋以承和之書也

夏侯尚字伯仁淵從子也文帝與之親友

國名曰馬也世所第除耳

魏書曰尚有籌畫智略文帝器之與為布衣之交

太祖定冀州尚為軍司馬將騎從征伐後為五官將文學魏國初建遷黃門侍郎代郡胡叛遣鄢陵侯彰

夏侯尚

奇兵伐蜀

征討之以尚參彰軍事定代地還太祖崩于洛陽尚
 持節奉梓宮還鄴并錄前功封平陵亭侯拜散騎常
 侍遷中領軍文帝踐阼更封平陵鄉侯遷征南將軍
 領荊州刺史假節都督南方諸軍事尚奏劉備別軍
 在上庸山道險難彼不我虞若以奇兵潛行出其不
 意則獨克之勢也遂勒諸軍擊破上庸平三郡九縣
 遷征南大將軍孫權雖稱藩尚益修攻討之備權後
 果有貳心黃初三年車駕幸宛使尚率諸軍與曹真
 共圍江陵權將諸葛瑾與尚軍對江瑾渡入江中渚
 而分水軍于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將步騎萬餘人於

逆道收條

下流潛渡攻瑾諸軍夾江燒其舟船水陸並攻破之
 城未拔會大疫詔勅尚引諸軍還益封六百戶并前
 千九百戶假鉞進為牧荊州殘荒外接蠻夷而與吳
 阻漢水為境舊民多居江南尚自上庸通道西行七
 百餘里山民蠻夷多服從者五六年間降附數千家
 五年徙封昌陵鄉侯尚有愛妾嬖幸寵奪適室適室
 曹氏女也故文帝遣人絞殺之尚悲感發病恍惚既
 葬埋妾不勝思見復出視之文帝聞而恚之曰杜襲
 之輕薄尚良有以也然以舊臣恩寵不衰六年尚疾
 篤還京都帝數臨幸執手涕泣尚薨謚曰悼侯

魏書載詔曰尚自少侍從盡誠竭節雖云異姓其猶骨肉是以入為腹心出當爪牙智略深敏謀謨過人不幸早殞命也奈何贈征南大將軍昌陵侯印綬

夏侯玄

子玄嗣又分尚戶三百賜尚弟子奉爵關內侯玄字太初少知名弱冠為散騎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玄恥之不悅形之于色明帝恨之左遷為羽林監正始初曹爽輔政玄爽之姑子也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

世語曰玄世名知人為中護軍拔用武官參戟牙

門無非俊傑多牧州典郡立法垂教于今皆為後式

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為夫官才用人國

之柄也故銓衡專于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

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

叙不使相涉而已行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

而干勢馳騫之路開下踰其叙則恐天爵之外通而

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

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

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叙參錯各失其要

維持世務
之語

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
 官矣。何者？夫孝行著于家門，豈不忠恪于在官乎？仁
 恕稱于九族，豈不達于為政乎？義斷行于鄉黨，豈不
 堪于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
 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
 然明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
 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
 下，考功校否，眾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于
 此。間閭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眾人驅駭，欲
 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眾所絕意，所得至者

潛夫論似
不及此

此一參少
不可少

更在側近，孰不修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修也。家
 門者，已不如自達于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
 求之于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離本，雖復
 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
 長則各以其屬，能者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者
 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
 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
 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
 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
 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

不謹中正
參以
鄉評也

汲黯黃伯
之治未浮
常彪之言

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本矣又
以為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為之
君長以司牧之何去此職古今河道行但官未一也直至漢則郡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
上下安專則職業修而事不煩夫事簡業修上下相
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
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
下考殷周五等之叙徒有大小貴賤之差亦無君官
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
不修職業不修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
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並興而姦偽滋長矣先王達

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
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董
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
訶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
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麤立儀準以一
治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
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為再重宜省郡守但
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
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
之訟每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已則爭夫和羹之美在

并郡守

夏侯玄

四十五

守令未必皆
形事利未必
無望護令將
并合恐執有
未便者也借
以魏時并天
下為九州冀
州所部至二千
四郡屬縣不
下百萬人一
治情契核生
地廣子致不
能立運於以
一刺吏總其
成也楚鄭
之守不若
之誠以其人
似郡守之權
亦不足慮何
煩者引

於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
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
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
困弊咎生于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衰
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
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為
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并之
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
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
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遷用轉以能升所牧亦增

此進才効功之叙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
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
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費
在于此矣又以為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
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
時泰侈則救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
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
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
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于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
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

實謂其為時
達此儀然文帝
不元成順位及
以政太平國
獨維者不係此
此君子防微
之方能救世
須亂之功也

覺疑作較

於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
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
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為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
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
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纖巧之物，自上以下，至于
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
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
之化下，猶風之靡州，樸素之教，興于本朝，則彌侈之
心，自消于下矣。宣王報書曰：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
制，皆大善禮。鄉閭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

何云龍之意
但刺史所審
手之條循學
初全則品
守以物海
長古有性收
五石不學也
去以御史
考式舉
置利史與
官以丞相
以部秩
石五成帝
若收教二子
捐益重
與因而不
此云素但
郡守長吏
宣王之疏也

間一相承習，卒不能改。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
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
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為官司耳。昔賈
誼亦患服制，漢文雖身服弋綈，猶不能使上下如意。
恐此三事當待賢能，然後了耳。玄又書曰：漢文雖身
衣弋綈，而不革正法度，內外有僭擬之服，寵臣受無
限之賜。由是觀之，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篤齊治制之
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蹤上古，將隆至治，抑末正
本。若制定于上，則化行于眾矣。夫當宜改之時，留殷
勤之心，令發之日，下之應也。猶響尋聲耳，猶垂謙謙

曰待賢能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竊未喻焉頃之為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

魏略曰玄既遷司馬景王代為護軍護軍總統諸將任主武官選舉前後當此官者不能止貨賂故

蔣濟為護軍時有謠言欲求牙門當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宣王與濟善間以問濟濟無以解之因

戲曰洛中市買一錢不足則不行遂相對歡笑玄代濟故不能止絕人事及景王之代玄整頓法令

人莫犯者何云其害甚遠哉與曹爽共興駱谷之役時人譏之爽誅徵玄為大鴻

臚數年徙太常玄以爽抑絀內不得意中書令李豐雖宿為大將軍司馬景王所親待然私心在玄遂結

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謀欲以玄輔政豐既內握權柄子尚公主又與緝俱馮翊人故緝信之豐陰令弟

兖州刺史翼求入朝欲使將兵入并力起會翼求朝不聽嘉平六年二月當拜貴人豐等欲因御臨軒諸

門有陞兵誅大將軍以玄代之以緝為驃騎將軍豐密語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宄從僕射劉賢等

曰卿諸人居內多有不法大將軍嚴毅累以為言張當可以為誠鑠等皆許以從命

謀變

魏書曰玄素貴以爽故廢黜居常快快不得意中
書令李豐與玄及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陰謀爲亂
緝與豐同郡傾巧人也以東莞太守召爲后家亦
不得意故皆同謀初豐自以身處機密息韜又以
列侯給事中尚齊長公主有內外之重心不自安
密謂韜曰玄旣爲海內重人加以當大任年時方
壯而永見廢又親曹爽外弟於大將軍有嫌吾得
玄書深以爲憂緝有才用棄兵馬大郡還坐家巷
各不得志欲使汝以密計告之緝嘗病創臥豐遣
韜省病韜屏人語緝曰韜尚公主父子在機近大

將軍秉事常恐不見明信太常亦懷深憂君侯雖
有后父之尊安危未可知皆與韜家同慮者也韜
父欲與君侯謀之緝默然良久曰同舟之難吾焉
所逃此大事不捷卽禍及宗侯韜於是往報豐密
語黃門監蘇鑠等蘇鑠等答豐惟君侯計豐言曰
今拜貴人諸營兵皆屯門陛下臨軒因此便共迫
脅將羣寮人兵就誅大將軍卿等當共密白此意
鑠等曰陛下儻不從人奈何豐等曰事有權宜臨
時若不信聽便當劫將去耳那得不從鑠等許諾
豐曰此族滅事卿等密之事成卿等皆當封侯常

魏書卷之九
玄素貴以爽故廢黜居常快快不得意中
書令李豐與玄及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陰謀爲亂
緝與豐同郡傾巧人也以東莞太守召爲后家亦
不得意故皆同謀初豐自以身處機密息韜又以
列侯給事中尚齊長公主有內外之重心不自安
密謂韜曰玄旣爲海內重人加以當大任年時方
壯而永見廢又親曹爽外弟於大將軍有嫌吾得
玄書深以爲憂緝有才用棄兵馬大郡還坐家巷
各不得志欲使汝以密計告之緝嘗病創臥豐遣
韜省病韜屏人語緝曰韜尚公主父子在機近大

侍也。豐復密以告玄，緝緝遣子邈與豐相結，同謀起事。世語曰：豐遣子韜以謀報玄，玄曰：宜詳之。耳而不以告也。

大將軍微聞其謀，請豐相見。豐不知而往，即殺之。

世語曰：大將軍聞豐謀，舍人王羨請以命請豐。豐若無備，情屈勢迫，必來。若不來，羨一人足以制之。若知謀泄，以衆挾輪長戟自衛，徑入雲龍門，挾天子，登凌雲臺。臺上有三千人，仗鳴鼓會衆。如此，羨所不及也。大將軍乃遣羨以車迎之。豐見劫迫，隨羨而至。魏氏春秋曰：大將軍責豐，豐知禍及，遂

正色曰：卿父子懷姦，將傾社稷，惜吾力，不能相禽滅耳。大將軍怒，使勇士以刀環築豐腰，殺之。

魏略曰：豐字安國，故衛尉李義子也。黃初中，以父任召隨軍，始爲白衣。時年十七八，在鄴下，名爲清白。識別人物，海內翕然，莫不注意。後隨軍在許昌，聲稱日隆。其父不願其然，遂令閉門，勅使斷客。初，明帝在東宮，豐在文學中，及卽尊位，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爲誰，降人云：聞有李安國者。是時豐爲黃門郎，明帝問左右安國所在，左右以豐對。帝曰：豐名乃被于吳越邪？後轉騎都尉，給事中。

東京賦陸
野仲而穢
游光游光
鬼也

帝崩後爲永寧太僕以名過其實能用少也正始
中遷侍中尚書僕射豐在臺省常多託疾時臺制
疾滿百日當解祿豐疾未滿數十日輒暫起已復
臥如是數歲初豐子韜以選尚公主豐雖外辭之
內不甚憚也豐弟翼及偉仕數歲間並歷郡守豐
嘗於人中顯誠二弟言當用榮位爲及司馬宣王
久病偉爲二千石荒于酒亂新平扶風二郡而豐
不召衆人以爲恃寵曹爽專政豐依違二公間無
有適莫故于時有謗書曰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
父子冷如漿李豐兄弟如游光其意以爲豐雖外

示清淨而內圖事有似于游光也及宣王奏誅爽
住車闕下與豐相聞豐怖遽氣索足委地不能起
至嘉平四年宣王終後中書令缺大將軍諮問朝
臣誰可補者或指向豐豐雖知此非顯選而自以
連婚國家思附至尊因伏不辭遂奏用之豐爲中
書二歲帝比每獨召與語不知所說景王知其議
已請豐豐不以實告乃殺之其事祕豐前後仕歷
二朝不以家計爲意仰俸廩而已韜雖尚公主豐
常約敕不得有所侵取時得賜錢帛輒以外施親
族及得賜宮人多與子弟而豐皆以與諸外甥及

翼後妻

公有元則
之識

死後有司籍其家家無餘積。魏氏春秋曰夜送豐尸付廷尉廷尉鍾毓不受曰非法官所治也以其狀告且勅之乃受帝怒將問豐死意太后懼呼帝入乃止遣使收翼。世語曰翼後妻散騎常侍荀廙姊謂翼曰中書事發可及書未至赴吳何爲坐取死凶左右可共同赴水火者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去亦不免翼曰二兒小吾不去今但從坐身死二兒必免果如翼言翼子斌楊駿外甥也晉惠帝初爲河南尹與駿俱死見晉書

事下有司收玄緝鑠敦賢等送廷尉

世語曰玄至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治玄玄正色責毓曰吾當何辭卿爲令史責人也卿便爲吾作毓以其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爲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頷之而已毓第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狎玄玄不受。孫盛雜語曰玄在囹圄會因欲狎而友玄玄正色曰鍾君何相偪如此也

廷尉鍾毓奏豐等謀迫脅至尊擅誅冢宰大逆無道請論如法於是會公卿朝臣廷尉議咸以爲豐等各

受殊寵典綜機密緝承外戚椒房之尊玄備世臣並居列位而包藏禍心構圖凶逆交關闞豎授以姦計畏憚天威不敢顯謀乃欲要君脅上肆其詐虐謀誅良輔擅相建立將以傾覆京室顛危社稷毓所正皆如科律報毓施行詔書齊長公主先帝遺愛原其三子死命於是豐玄緝敦賢等皆夷三族

魏書曰豐子韜以尚主賜死獄中

其餘親屬徙樂浪郡玄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時年四十六

魏略曰玄自從西還不交人事不蓄華妍魏氏

春秋曰初夏侯霸將奔蜀呼玄欲與之俱玄曰吾

豈苟存自容于寇虜乎遂還京師大傅薨許允謂

玄曰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

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玄嘗

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于世

玄之執也魏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大將軍曰

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薨大將軍見

弟會葬賓客以百數玄時後至衆賓客咸越席而

迎大將軍由是惡之臣松之案曹爽以正始五

年伐蜀時玄以為關中都督至十年爽誅滅後方

少帝他登
玄文王于時為
安東將軍

還洛耳。案少帝紀，司空趙儼以六年亡。玄則無由得會儼葬。若云玄入朝紀傳，又無其事。斯近妄不實。

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本爲昌陵亭侯。邑三百戶，以奉尚後。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玄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爲大將軍，允爲太尉，共錄尚書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卽投書燒之，不以開呈。司馬景王後，豐等事覺，徙允爲鎮北將軍，假節督河北諸軍事。未發，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道死。

許允

袁侃

魏略曰：允字士宗，世冠族。父據仕歷典農校尉、郡守。允少與同郡崔贊俱發名于冀州，召入軍。明帝時爲尚書選曹郎，與陳國袁侃對同坐職事，皆收送獄。詔旨嚴切，當有死者。正直者爲重，允謂侃曰：「卿功臣之子，法應八議，不憂死也。」侃知其指，乃爲受重。允刑竟，復吏出爲郡守，稍遷爲侍中。尚書中領軍允聞李豐等被收，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回遑不定。中道還取袴，豐等已收訖。大將軍聞允前遽怪之，曰：「我自收豐等，不知士大夫何爲忽忽乎？」是時朝臣遽者多耳，而衆人咸以爲意在允也。會

許素

鎮北將軍劉靜卒朝廷以允代靜已受節傳出止
 外舍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
 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畫行
 也允心甚悅與臺中相聞欲易其鼓吹旌旗其兄
 子素頗聞衆人說允前見嫌意戒允但當趣取用
 是爲邪允曰卿俗士不解我以榮國耳故求之帝
 以允當出乃詔會羣臣羣臣皆集帝特引允以自
 近允前爲侍中顧當與帝別涕泣獻歎會訖罷出
 詔促允令去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厨錢穀乞諸俳
 及其官屬故遂收送廷尉考問竟故減死徙邊允

阮氏

御覽小記在卷上
多某守雅後

以嘉平六年秋徙妻子不得自隨行道未到以其
 年冬死魏氏春秋曰允爲吏部郎選郡守明帝
 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將加罪允妻阮氏踰出謂曰
 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
 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
 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遣出望其衣敗曰清
 吏也賜之允之出爲鎮北也喜謂其妻曰吾知免
 矣妻曰禍見于此何免之有允善相印將拜以印
 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
 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墜于厠相印書曰相印法

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
受法以語許士宗利以法術占吉凶十可中八九
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有相印
相笏經又有鷹經牛經馬經印工宗養以法語程
申伯是故有一十二家相法傳于世允妻阮氏賢
明而醜允始見愕然交禮畢無復入意妻遣婢覘
之云有客姓桓妻曰是必桓範將勸使入也既而
範果勸之允入須臾便起妻捉裾留之允顧謂婦
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士有
百行君有其幾許曰皆備婦曰士有百行以德爲

十可許猛

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慙色知其非凡
遂雅相親重生二子奇猛少有令聞允後爲景王
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神色不變曰早
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婦曰無預諸兒事後移居
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木藝德能及父當收兒
以語母母答汝等雖佳亦具不多率曾懷與會語
便自無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多少問朝事
兒從之會反命具以狀對卒免其禍皆母之教也
雖會之識鑒而輸賢婦之智也果慶及後嗣追封
子孫而已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泰猛字子豹

並有治理才學晉元康中奇為司隸校尉猛幽州刺史傳暢晉諸公讚曰猛禮樂儒雅當時最優奇子遐字思祖以清尚稱位至侍中猛子式字儀祖有才幹至濮陽內史平原太守

慈母

清河王經亦與允俱稱冀州名士甘露中為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始經為郡守經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能從歷二州刺史司隸校尉終以致敗

世語曰經字彥偉初為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絹二十匹令交市于吳經不發書棄官歸母問歸

同雄

按竟當作竟

皇甫晏

狀經以實對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對送吏杖經五十爽聞不復罪經為司隸校尉辟河內向雄為都官從事王業之出不申經竟以及難經刑于東市雄哭之感動一市刑及經母雍州故吏皇甫晏以家財收葬焉漢晉春秋曰經被收辭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往所以不止汝者恐

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哉晉武帝太始

元年詔曰故尚書王經雖身陷法辟然守志可嘉門戶堙沒意常愍之其賜經孫鄭中

允友人同郡崔贊亦嘗以處世太盛戒允云

以泥孟博
母何且過
之

荀綽冀州記曰贊子洪字良伯清恪有匪躬之志
為晉吏部尚書大司農

評曰夏侯曹氏世為婚姻故惇淵仁洪休尚真等並
以親舊肺腑貴重於時左右勲業咸有効勞爽德薄
位尊沈溺盈溢此固大易所著道家所忌也玄以規
格局度世稱其名然與曹爽中外繼繼榮位如斯曾
未聞匡弼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

閏五月十八日臨

同書記是日天陰多風

此本得於廣陵同書志

三國志

二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魏十

荀彧荀攸賈詡傳第十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祖父淑字季和朗陵令
當漢順桓之間知名當世有子八人號曰八龍彧父
緄濟南相叔父爽司空

續漢書曰淑有高才王暢李膺皆以為師為朗陵

攷異荀彧
當作朗陵侯

荀緄

荀淑

荀彧

三十四〇四十一

侯相號稱神君。張璠漢紀曰：淑博學有高行，與

李固、李膺同志友善，拔李昭于小吏，友黃叔度于

幼童，以賢良方正徵對策，譏切梁氏，出補朗陵侯

相，卒官八子，儉緝靖，熹詵爽，肅真音敷爽字慈明，幼

好學，年十二通春秋論語，耽思經典，不應徵命，積

十數年，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詔

下郡，即拜平原相，行至苑陵，又追拜光祿勳，視事

三日，策拜司空，爽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

淑舊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

人，署其里為高陽里，靖字叔慈，亦有至德，名幾亞

苑康

世間有此不祥事

荀靖

爽隱居終身。皇甫謐逸士傳：或問許子將，靖與

爽孰賢？子將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

或年少時，南陽何顥異之，曰：王佐才也。

典略曰：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

不娶，轉以與或，父緄慕衡勢，為或娶之。或為論者

所譏。臣松之案：漢記云：唐衡以桓帝延熹七年

死，計或于時年始二歲，則或婚之日，衡之沒久矣。

慕勢之言，為不然也。臣松之又以為緄，八龍之一。

必非苟得者也。將有逼而然，何云慕勢哉？昔鄭忽

以違齊致譏，雋生以拒霍見美，致譏在于失援，見

荀顥

傅公明

意以遜對於
董卓仲子好
帝於張讓保
生以推何可
君非

改澄永漢元年
中平六年也董
卓立獻帝改
十二月改除
稱中平六年

改澄後注引
前氏家傳
第四兄弟
後

留事者指言
下文留知後
事也

美嘉其慮遠。並無交至之害。故得各全其志。取至
于闕。豎用事。四海屏氣。左館唐衡。殺生在口。故于
按時人語云。左迴天。唐獨坐。言威權莫二也。順之則六
時諺云。左迴天。唐獨坐。言威權莫二也。順之則六
親以安。忤違則大禍立至。斯誠以存易亡。蒙恥期
全之日。昔蔣詡姻于王氏。無損清高之操。緹之此
婚。庸何傷乎。

永漢元年。舉孝廉。拜守宮令。董卓之亂。求出補吏。除
亢父令。遂棄官歸。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
有變。常為兵衝。宜亟去之。無久留。鄉人多懷土。猶豫
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隨者。或獨將宗

族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待或以上賓之禮。或弟
謀。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為紹所任。或度紹終不能成
大事。時太祖為奮武將軍。在東郡。初平二年。或去。紹
從太祖。太祖大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為司馬。時年二
十九。是時董卓威陵天下。太祖以問或。或曰。卓暴虐
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為也。卓遣李傕等出關東。所過
虜略。至潁川。陳留。而還。鄉人留者多見殺。略明年。太
祖領兖州牧。後為鎮東將軍。或常以司馬從。興平元
年。太祖征陶謙。任或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兖州反。潛
迎呂布。布既至。邈乃使劉翊告或曰。呂將軍來助曹

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衆疑惑或知邈爲亂即
 勒兵設備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惲而兗州諸城皆應
 布矣時太祖悉軍攻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
 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
 刺史郭貢帥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
 甚懼貢求見或或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
 不可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
 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
 怒而成計貢見或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
 又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卒全三城以待太祖太祖

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走二年夏太祖軍乘氏大
 饑人相食陶謙死太祖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或曰
 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
 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
 將軍本以兗州首襄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
 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
 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以破李封
 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間勒兵
 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
 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

是州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郵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已之存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亾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以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比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臣松之以爲于時徐州未平兗州又叛而云十萬之衆雖是抑抗之言要非寡弱之稱益知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滿萬也

前討徐州威罰實行

曹瞞傳云自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間遇太祖至坑殺男女數萬口于泗水水爲不流陶謙帥其衆軍武原太祖不得進引軍從泗南攻取慮睢陵夏丘諸縣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

平亮

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爲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何云云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太祖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分兵平諸縣布敗走兗州遂平建安元年太祖擊

按奉迎之後
用董昭勸乃
都許耳其
未也事見武
化其於決部
行二字乃史
太平御覽
祖東伐上有
文納周意
而許侯順
于上子

按史子或及
書漢蓋原
本志能
臣與飲的等
異

破黃巾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太祖議奉迎都許或
以山東未平韓暹楊奉新將天子到洛陽北連張楊
未可卒制或勸太祖曰昔高祖東伐為義帝編素而
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
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
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
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
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
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
能為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為害若不時定四方生

心後雖慮之無及太祖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天
子拜太祖大將軍進或為漢侍中守尚書令常居中
持重

典略曰或折節下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不以私
欲撓意或有羣從一人才行實薄或謂或以君當
事不可不以某為議郎邪或笑曰官者所以表才
也若如來言眾人其謂我何邪其持心平正皆類
此

太祖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或籌焉

典略曰或為人偉美又平原禰衡傳曰衡字正平

建安初自荊州北游許都恃才傲逸臧否過差見不如已者不與語人皆以是憎之唯少府孔融高貴其才上書薦之曰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于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心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衡時年二十四是時許都雖新建尚饒人士衡嘗書一刺懷之字漫滅而無所適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也又問曰當今許中誰最可者衡曰大兒有孔文舉小兒有楊德祖又問曹公荀

彘身七案

大兒小兒之說誰其堪之弔喪請客鄙俚可嘆

令君趙盪寇皆足蓋世乎衡稱曹公不甚多又見荀有儀容趙有腹尺因答曰文若可借而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其意以為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於是眾人皆切齒衡知眾不悅將南還荊州裝束臨發眾人為祖道先設供帳于城南自共相誠曰衡數不遜今因其後到以不起報之及衡至眾人皆坐不起衡乃號咷大哭眾人問其故衡曰行屍柩之間能不悲乎衡南見劉表表甚禮之將軍黃祖屯夏口祖子射與衡善隨到夏口祖嘉其才每在坐席有異賓介使與衡談後衡驕蹇答祖言

俳優饒言。祖以為罵已也。大怒。顧伍伯捉頭出。左右遂扶以去。拉而殺之。臣松之以本傳不稱或容貌。故載典略與衡傳以見之。又潘勗為或碑文稱或瓌姿奇表。張衡文士傳曰。孔融數薦衡于太祖。欲與相見。而衡疾惡之。意常憤懣。因狂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太祖聞其名。圖欲辱之。乃錄為鼓吏。後至八月朝大宴賓客。並會。時鼓吏擊鼓過。皆當脫其故服。易着新衣。次衡。衡擊為漁陽參。擿容態不常。音節殊妙。坐上賓客聽之。莫不慷慨。過不易衣。吏呵之。衡乃當太祖前。以次脫衣。裸身而立。

中宗本佈

徐徐乃著禪帽。畢復擊鼓。參擿而顏色不怍。太祖大笑。告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至今有漁陽參。擿自衡造也。融深責數衡。并宣太祖意。欲令與太祖相見。衡許之。曰。當為卿往。至十月朝。融先見太祖。說衡欲求見。至日晏。衡著布單衣。疏巾履坐。太祖營門外。以杖捶地數罵。太祖勅外廐急具精馬三匹。并騎二人。謂融曰。爾衡豎子。乃敢爾。孤殺之。無異于雀鼠。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所聞。今日殺之。人將謂孤不能容。今送與劉表。視卒當何如。乃令騎以衡置馬上。兩騎扶送至南陽。傳

子曰衡辯于言而剋于論見荊州牧劉表曰所以
自結于表者甚至表悅之以爲上賓衡稱表之美
盈口而論表左右不廢繩墨於是左右因形而譖
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也唯以爲不能斷
終不濟者必由此也是言實指表智短而非衡所
言也表不詳察遂疏衡而逐之衡以交絕于劉表
智窮于黃祖身死名滅爲天下笑者譖之者有形
也

荐人
戲志才

太祖問或誰能代卿爲我謀者或言荀攸鍾繇先是
或言策謀士進戲志才志才卒又進郭嘉太祖以或

爲知人諸所進達皆稱職唯嚴象爲揚州韋康爲涼
州後敗亡

三輔決錄曰象字文則京兆人少聰博有膽智以
督軍御史中丞詣揚州討袁術會術病卒因以爲
揚州刺史建安五年爲孫策廬江太守李術所殺
時年三十八象同郡趙岐作三輔決錄恐時人不
盡其意故隱其書唯以示象 康字元將亦京兆

人孔融與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
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真實文
愍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

辨字嚴象戲志
在只係成書後
先林序序注字
戲

自書超然
免于評論
唯不臧不
人物融平

戲字嚴象戲志
戲通融轉而視也

三國志 魏書 卷之九
之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康代為涼州刺史時人
榮之後為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為超
所殺仲將名誕見劉邵傳

自太祖之迎天子也袁紹內懷不服紹既并河朔天

下畏其彊太祖方東憂呂布南拒張繡而繡敗太祖

軍于宛紹益驕與太祖書其辭悖慢太祖大怒出入

動靜變于常眾皆謂以失利于張繡故也鍾繇以問

或或曰公之聰明必不追咎往事殆有他慮則見太

祖問之太祖乃以紹書示或或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

敵何如或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熾苟非

其人雖彊易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

下者唯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

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

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

令不立士卒雖眾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

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

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

人推誠心不為虛美行已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吝

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為用此德勝也夫以

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彊其何能為

定山

太祖悅或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太祖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交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為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超最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眾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三年太祖既破張繡東禽呂布定徐州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或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為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或曰

官渡奇兵

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為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五年與紹連戰太祖保官渡紹圍之太祖軍糧方盡書與或議欲還許以引紹或曰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眾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太祖乃住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審配以許

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顏良文醜臨陣授首
田豐以諫見誅皆如或所策六年太祖就穀東平之
少況仰信練觀謀皆如或所策六年太祖就穀東平之
安民糧少不足與河北相支欲因紹新破以其間擊
討劉表或曰今紹敗其眾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
背充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人後則
公事去矣太祖復次于河上紹病死太祖渡河擊紹
子譚尚而高幹郭援侵略河東關右震動鍾繇帥馬
騰等擊破之語在繇傳八年太祖錄或前後功表封
或為萬歲亭侯

或別傳載太祖表曰臣聞慮為功首謀為賞本野

績不越廟堂戰多不踰國勳是故曲阜之錫不後

營丘蕭何之士先於平陽珍策重計古今所尚侍

中守尚書令或積德累行少長無悔遭世紛擾懷

忠念治臣自始舉義兵周游征伐與或勦力同心

左右王略發言授策無施不效或之功業臣由以

濟用披浮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或左右機近忠

恪祇順如履薄冰研精極銳以撫庶事天下之定

或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勳或固辭無野戰之

勞不通太祖表太祖與或書曰與君共事已來立

朝廷君之相為匡弼君之相為舉人君之相為建

計君之相為密謀亦以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戰也願君勿讓或乃受

九年太祖拔鄴領冀州牧或說太祖宜復古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太祖將從之或言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所奪者衆前日公破袁尚禽審配海內震駭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衆也今使分屬冀州將皆動心且人多說關右諸將以閉關之計今聞此以為必以次見奪一旦生變雖有善守者轉相脅為非則袁尚得寬其死而袁譚懷貳劉表遂保江漢之間天

議定河

荀衍

下未易圖也願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何云既考時移事不備復舊京之語亦極不南臨荊州責貢之不及則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太祖遂寢九州議是時荀攸常為謀主或兄衍以監軍校尉守鄴都督河北事太祖之征袁尚也高幹密遣兵謀襲鄴衍逆覺盡誅之以功封列侯

荀氏家傳曰衍字休若或第三兄或第四兄諱字友若事見袁紹傳陳羣與孔融論汝穎人物羣曰荀文若公達休若友若仲豫當今並無對衍子紹位至太僕紹子融字伯雅與王弼鍾會俱知名為

荀紹

荀

荀閔

解誤憚當憚憚
或音子不之曰名
音者作晉見焉
書賈充傳

荀悅

洛陽令參大將軍軍事與弼會論易老義傳于世
諶子閔字仲茂為太子文學掾時有甲乙疑論閔
與鍾繇王朗袁渙議各不同文帝與繇書曰袁王
國士更為唇齒荀閔勁悍往來銳師真君侯之勅
敵左右之深憂也終黃門侍郎閔從孫憚字景文
太子中庶子亦知名與賈充共定音律又作易集
解仲豫名悅朗陵長儉之少子或從父兄也張
璠漢紀稱悅清虛沈靜善於著述建安初為祕書
監侍中被詔刪漢書作漢紀三十篇因事以明臧
否致有典要其書大行于世

太祖以女妻或長子憚後稱安陽公主或及攸並貴
重皆謙沖節儉祿賜散之宗族知舊家無餘財十二
年復增或邑千戶合二千戶

操不沒人
皆果表言
之

或別傳曰太祖又表曰昔袁紹侵入郊甸戰于官
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詐書與或議或聽臣建
宜住之便恢進討之規更起臣心易其愚慮遂摧
大逆覆取其衆此或覩勝敗之機略不世出也及
紹破敗臣糧亦盡以為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
表或復止臣陳其得失臣用反旆遂吞凶族克平
四州向使臣退于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有傾覆之

抑上以揚

荀悅

四〇下四十

形無克捷之勢。後若南征，委棄兗豫，利既難要，將失本據。或之二策，以亾爲存，以禍致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也。是以先帝貴指縱之功，薄搏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捷，前所賞錄，未副或巍巍之勲。乞重平議，疇其戶品。或深辭讓，太祖報之曰：君之策謀，非但所表二事，前後謙沖，欲慕魯連先生乎？此聖人達節者所不貴也。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君密謀安衆，光顯于孤者，以百數乎？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之，何取謙亮之多邪？太祖欲表或爲三公，或使荀攸深讓，至于十

數，太祖乃止。

太祖將伐劉表，問或策安出。或曰：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顯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太祖遂行，會表病死，太祖直趨宛葉。如或計，表子琮以州逆降。十七年，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密以諮或，或以爲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會征孫權，表請或勞軍于譙，因輒留或，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太祖軍至濡須，或疾留壽春，以憂薨。時年五十，謚曰敬

侯明年太祖遂爲魏公矣

魏氏春秋曰太祖饋或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

藥而卒咸熙二年贈或太尉或別傳曰或自爲

尚書令常以書陳事臨薨皆焚毀之故奇策密謀

不得盡聞也是時征役草創制度多所興復或嘗

言于太祖曰昔舜分命禹稷契臯陶以揆庶績教

化征伐並時而用及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猶舉民

能善教訓者叔孫通習禮儀于戎旅之間世祖有

投戈講藝息馬論道之事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今公外定武功內興文學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

國難方弭六禮俱洽此姬且宰周之所以速平也

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誠仲尼述作之意顯制

度于當時揚名于後世豈不盛哉若須武事畢而

後制作以稽治化於事未敏宜集天下大才通儒

考論六經刊定傳記存古今之學除其煩重以一

聖真並隆禮學漸敦教化則王道兩濟或從容與

太祖論治道如此之類甚衆太祖常嘉納之或德

行周備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爲儀表

海內英雋咸宗焉司馬宣王常稱書傳遠事吾自

耳目所從聞見逮百數十年間賢才未有及荀令

荀令

君者也。前後所舉者，命世大才，邦邑則荀攸、鍾繇、陳羣，海內則司馬宣王，及引致當世知名，郗慮、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儼之儔，終爲卿相，以十數人取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荀攸後爲魏尚書令，亦推賢進士。太祖曰：「二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鍾繇以爲顏子既沒，能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彧然。或問繇曰：「君雅重荀君，比之顏子，自以不及，可得聞乎？」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之。以太祖之聰明，每有大事，常先諮之荀君。」

是則古師友之義也。吾等受命而行，猶或不盡，相去顧不遠邪？獻帝春秋曰：董承之誅，伏后與父

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爲報怨。完得書以示彧，彧惡之，久隱而不言。完以示妻弟樊普，普封以呈太祖。太祖陰爲之備。彧後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太祖以女配帝。太祖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以配上？吾以微功見錄，位爲宰相，豈復賴女寵乎？」彧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常與父書言辭醜惡，可因此廢也。」太祖曰：「卿昔何不道之？」彧陽驚曰：「昔已嘗爲公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

忘之。或又驚曰：誠未語公邪？昔公在官渡，與袁紹相持，恐增內顧之念，故不言爾。太祖曰：官渡事後，何以不言？或無對謝闕而已。太祖以此恨或而外，含容之，故世莫得知。至董昭建立魏公之議，或意不同，欲言之于太祖，及齎璽書犒軍，飲饗禮畢，或留請間，太祖知或欲言封事，揖而遣之，或遂不得言。或卒于壽春，壽春亾者告孫權，言太祖使或殺伏后，或不從，故自殺。權以露布于蜀，劉備聞之曰：老賊不死，禍亂未已。臣松之案：獻帝春秋云：或欲發伏后事，而求使至鄴，而方誣太祖云：昔已嘗

言，言既無徵，迴託以官渡之虞，俛仰之間，辭情頓屈。雖在庸人，猶不至此。何以玷累賢哲哉！凡諸云云，皆出自鄙俚，可謂以吾儕之言，而厚誣君子者矣。袁曄、虛罔之類，此最為甚也。

子惲嗣侯，官至虎賁中郎將。初文帝與平原侯植並有擬論文，帝曲禮事或，及或卒，惲又與植善，而與夏侯尚不穆。文帝深恨惲，惲早卒。子彪，靈音日翼以外甥，故猶寵待。惲弟侯，御史中丞，侯弟詵，大將軍從事中郎，皆知名早卒。

荀氏家傳曰：惲字長倩，侯字叔倩，詵字曼倩，侯子

按：林與睦同義，大雅穆如，清風鄭義穆和也。按：實當作庚夏侯元傳注，少帝紀皆作庚。

寓字景伯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
京邑仕晉位至尚書名見顯著子羽嗣位至尚書
詵弟顓咸熙中為司空

荀顓

表似

晉陽秋曰顓字景倩幼為姊夫陳羣所異博學洽
聞意思慎密司馬宣王見顓奇之曰荀令君之子
也近見袁倂亦曜卿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顓佐
命晉室位至太尉封臨淮康公嘗難鍾會易無互
體見稱于世顓弟粲字奉倩何劭為粲傳曰粲字
奉倩粲諸兄並以儒術論議而粲獨好言道常以
為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

同書案此西批
者二人皆至孝
一曰非全恆年也
易之謂人
何通後之有
顓似王
弟粲通識

荀粲

平論父兄

竟分優劣
似經典記

昔案直
特深以
似此典記

傳似

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粲兄侯難曰易亦云聖人
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為不可得
而聞見哉粲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
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繫辭焉以
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
言固蘊而不出矣及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又論
父或不如從兄攸或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而攸
不治外形慎密自居而已粲以此言善攸諸兄怒
而不能迴也太和初到京邑與傳叡談叡善名理
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

三國志 魏書 卷之十
松子羨字令則清和有才尚公主少歷顯位年二十八爲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在任十年遇疾解職卒于家追贈驃騎將軍羨孫伯子今御史中丞也

冀官至中領軍薨謚曰貞侯追贈驃騎將軍子愷嗣冀妻司馬景王文王之妹也二王皆與親善咸熙中開建五等冀以著勲前朝改封愷南頓子

荀氏家傳曰愷晉武帝時爲侍中 干寶晉紀曰

武帝使侍中荀顛和嶠俱至東宮觀察太子顛還稱太子德識進茂而嶠云聖質如初孫盛曰遣荀

勗其餘語則同 臣松之案和嶠爲侍中荀顛亡沒久矣荀勗位亞台司不與嶠同班無緣方稱侍中二書所云皆爲非也考其時位愷寔當之愷位至征西大將軍愷兄愷少府弟懼護軍將軍追贈車騎大將軍

荀攸字公達或從子也祖父曇廣陵太守

荀氏家傳曰曇字元智兄昱字伯脩張璠漢紀稱昱曇並傑俊有殊才昱與李膺王暢杜密等號爲八俊位至沛相攸父彞州從事葬於或爲從祖兄弟

攸少孤及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攸年十三疑之謂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姦衢寤乃推問果殺人凶命由是異之

魏書曰攸年七八歲衢曾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遊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衢後聞之乃驚其夙智如此荀氏家傳曰衢子祈字伯旗與族父愔俱著名祈與孔融論肉刑愔與孔融論聖人優劣並在融集祈位至濟陰太守愔後徵有道至丞相祭酒

何進秉政徵海內名士攸等二十餘人攸到拜黃門

荀愔

荀祈

荀氏家傳
荀愔
荀祈

無乃太多

侍郎董卓之亂關東兵起卓徙都長安攸與議郎鄭泰何顥侍中种輯越騎校尉伍瓊等謀曰董卓無道甚于桀紂天下皆怨之雖資彊兵實一匹夫耳今直刺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殺函輔王命以號令天下此桓文之舉也事垂就而覺收顥攸繫獄顥憂懼自殺

何顥

張璠漢紀曰顥字伯求少與郭泰賈彪等遊學洛陽泰等與同風好顥顯名太學於是中朝名臣太傅陳蕃司隸李膺等皆深接之及黨事起顥亦名在其中乃變名姓亡匿汝南間所至皆交結其豪

走得快

荀攸
三十九〇一

桀、顓既奇太祖，而知荀彧、袁紹慕之，與為奔走之友。是時天下士大夫多遇黨難，顓常歲再三私人洛陽，從紹計議，為諸窮窘之士解釋患禍，而袁術亦豪俠，與紹爭名，顓未常造術，術深恨之。漢末名士錄曰：術常於眾坐，數顓三罪曰：王德彌先覺，雋老，名德高亮，而伯求疎之，是一罪也。許子遠，凶淫之人，性行不純，而伯求親之，是二罪也。郭賈寒窶，無他資業，而伯求肥馬輕裘，光耀道路，是三罪也。陶丘洪曰：王德彌大賢，而短于濟時；許子遠雖不純，而赴難不憚濡足；伯求舉善，則以德彌為首。

則其洪

非獨賈禍

宗承

濟難，則以子遠為完。且伯求嘗為虞偉高手，刃復仇，義名奮發，其怨家積財巨萬，文馬百駟，而欲使伯求羸牛疲馬，頓伏道路，此為披其胷而假仇敵之刃也。術意猶不平，後與南陽宗承會于闕下，術發怒曰：何伯求，凶德也，吾當殺之。承曰：何生英俊之士，足下善遇之，使延令名於天下，術乃止。後黨禁除解，辟司空府，每三府掾屬會議，顓策謀有餘。議者皆自以為不及，遷北軍中候，董卓以為長史。後荀彧為尚書令，遣人迎叔父司空爽喪，使并置顓尸而葬之，于爽冢傍。

三國志
魏書
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

魏書云攸使人說卓得免與此不同

棄官歸復辟公府舉高第遷任城相不行攸以蜀漢險固人民殷盛乃求爲蜀郡太守道絕不得至駐荊州太祖迎天子都許遺攸書曰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也而顧觀變蜀漢不已久乎於是徵攸爲汝南太守入爲尚書太祖素聞攸名與語大悅謂荀彧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爲軍師建安三年從征張繡攸言於太祖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彊然繡以遊軍仰食于表表不能

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太祖不從遂進軍之穰與戰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太祖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是歲太祖自宛征呂布

魏書曰議者云表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攸以爲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太祖曰善比行布以敗劉備而臧霸等應之

至下邳布敗退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太祖欲

三國志
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禽布。後從救劉延于白馬，攸畫策斬顏良，語在武紀。太祖拔白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卒，與太祖遇，諸將皆恐，說太祖還保營。攸曰：「此所以禽敵，奈何去之？」太祖目攸而笑，遂以輜重餌賊，賊競奔之，陣亂，乃縱步騎擊，大破之，斬其將文醜。太祖遂與紹相拒于官渡，軍食方盡，攸言于太祖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莫銳而輕敵，擊可破也。」

臣松之案諸書韓莫或作韓猛或云韓若未詳孰是

太祖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燒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于瓊等將萬餘兵迎運糧，將驕卒惰，可要擊也。衆皆疑，唯攸與賈詡勸太祖。太祖乃留攸及曹洪守，太祖自將攻破之，盡斬瓊等。紹將張郃高覽燒攻櫓降，紹遂棄軍走，郃之來，洪疑不敢受，攸謂洪曰：「郃計不用，怒而來，君何疑？」乃受之。七年，從討袁譚尚于黎陽，明年，太祖方征

劉表譚尚爭冀州譚遣辛毗乞降請救太祖將許之
 以問羣下羣下多以為表彊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
 也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
 方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十萬紹以寬厚
 得衆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
 也今兄弟遘惡此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加專加專
 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
 太祖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破尚其後譚叛從斬
 譚于南皮冀州平太祖表封攸曰軍師荀攸自初佐
 臣無征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於是封陵樹亭

侯十二年下令大論功行封太祖曰忠正密謀撫寧
 內外文若是也公達其次也增邑四百并前七百戶

魏書曰太祖自柳城還過攸舍稱述攸前後謀
 勞勲曰今天下事略已定矣孤願與賢士大夫共
 饗其勞昔高祖使張子房自擇邑三萬戶今孤亦
 欲君自擇所封焉

何云攸後陵美

轉為中軍師魏國初建為尚書令攸深密有智防自
 從太祖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

魏書曰攸姑子辛韜曾問攸說太祖取冀州時事
 攸曰佐治為袁譚乞降王師自往平之吾何知焉

了弟... 是津物林

自是韜及內外莫敢復問軍國事也

太祖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彊不
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
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
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
此攸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
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公達前後凡畫奇策十
二唯繇知之繇撰集未就會薨故世不得盡聞也

陳平傳卒
其所以脫
匪人不知
也總是綺

臣松之案攸亡後十六年鍾繇乃卒撰攸奇策亦
有何難而年造八十猶云未就亦是遂使攸從征機策

之謀不傳于世惜哉

攸從征孫權道薨太祖言則流涕

魏書曰建安十九年攸年五十八計其年大或六

歲魏書載太祖令曰孤與荀公達周游二十餘
年無毫毛可非者又曰荀公達真賢人也所謂溫

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
敬之公達即其人也傳子曰或問近世大賢君

子答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斯可謂近世大
賢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諂黷
謀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興其間必有

命世者其荀令君乎。太祖稱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也。

長子緝有攸風。早沒。次子適嗣。無子。絕黃初中。紹封攸孫彪為陵樹亭侯。邑三百戶。後轉封丘陽亭侯。正始中。追謚攸曰敬侯。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少時人莫知。唯漢陽閻

忠異之。謂詡有良平之奇。

賈詡 閻忠

九州春秋曰。中平元年。車騎將軍皇甫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閻忠時罷信都令。說嵩曰。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而不旋踵者機也。故聖人常順

時而動。智者必因機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

易解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享大名

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故有高

人之功者。不受庸主之賞。今將軍授鉞于初春。收

功于末冬。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旬月之間。神兵電

掃。攻堅易于折枯。摧敵甚于湯雪。七州席卷。屠三

十六萬方。夷黃巾之師。除邪害之患。或封戶刻石。

南向以報德。威震本朝。風馳海外。是以羣雄迴首。

百姓企踵。雖湯武之舉。未有高於將軍者。身建高

人之功。北面以事庸主。將何以圖安。嵩曰。心不忘

萬字衍

欽定四庫全書

易解後漢書

忠弟以為除
 官豎法若側
 成不世之功志則
 大矣窺覩神范
 轉移哀祚所託
 倡狂無妄之禍
 也皇甫大賢必
 不以此移其志
 耳徒見此詩
 宗深若義真
 不從者
 令富伏園中
 哀拜車下
 哀名威
 由生嗚呼一
 言不若長夜
 之月及有目來
 矣

設何容易夫先
 勸之不忠矣且高
 六非其人也固忠
 于是為失言

忠何為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
 棄三分之利拒蒯通之忠忽鼎峙之勢利劍已搃
 其喉乃歎息而悔所以見烹于兒女也今主勢弱
 於劉項將軍權重于淮陰指麾可以振風雲叱咤
 足以興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頽崇恩以綏前附
 振武以臨後服徵冀方之士動七州之衆羽檄先
 馳于前大軍震響于後蹈躋漳河飲馬孟津舉天
 綱以網羅京都誅闔宦之罪除羣怨之積忿解久
 危之倒懸如此則攻守無堅城不招必影從雖兒
 童可使奮空拳以致加如子可使其塞裳以用命

泥厲智能之士因迅風之勢則大功不足合八方
 不足同也功業已就天下已順乃燎于上帝告以
 天命混齊六合南面以制移神器于已家推亾漢
 以定祚實神機之至決風發之良時也夫木朽不
 彫世衰難佐將軍雖欲委忠難佐之朝彫畫朽敗
 之木猶逆坂而走丸必不可也方今權宦羣居同
 惡如市主上不自由詔命出左右如有至聰不察
 機事不先必嬰後悔亦無及矣嵩不從忠乃亾志
 英雄記曰涼州賊王國等起兵共劫忠為主統三
 十六部號車騎將軍忠感慨發病而死

既懸江革之誠亦避孟冀之對亦非未輝之當出蘇安注尚德之素名君子觀人於危亂之交而必謂之不足述也

矣言

察孝廉為郎疾病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氏同行數十人皆為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昔久為邊將威震西土故詡假以懼氏氏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其餘悉死詡實非段甥權以濟事咸此類也董卓之入洛陽詡以太尉掾為平津都尉遷討虜校尉卓壻中郎將牛輔屯陝詡在輔軍卓敗輔又死眾恐懼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等欲解散間行歸鄉里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眾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眾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若不濟走未後也眾以為然傕乃西攻長安語在卓傳

臣松之以為傳稱仁人之言其利博哉然則不仁之言理必反是夫仁功難著而亂源易成是故有禍機一發而殃流百世者矣當是時元惡既梟天地始開致使厲階重結大梗般流邦國遘殄悴之哀黎民嬰周餘之酷豈不由賈詡片言乎詡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亂未有如此之甚

後詡為左馮翊催等欲以功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又以為尚書僕射詡曰尚書僕

不受官爵可以避世金馬門中

射官之師長。天下所望。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縱詡昧于榮利。奈國朝何。乃更拜詡尚書。典選舉。多所匡濟。僎等親而憚之。

詡天慈夏
三人誰有命
必即六年取焉

獻帝記曰。郭汜樊稠與僎互相違戾。欲鬪者數矣。詡輒以道理責之。頗受詡言。魏書曰。詡典選舉。多選舊名。以為令僕論者。以此多詡。

會母喪去官。拜光祿大夫。僎汜等鬪長安中。

或長安義邪

獻帝記曰。僎等與詡議迎天子。置其營中。詡曰。不可。脅天子。非義也。僎不聽。張繡謂詡曰。此中不可久處。君胡不去。詡曰。吾受國恩。義不可背。卿自行。

我不能也。

僎復請詡為宣義將軍。

獻帝記曰。僎時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之。又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羌胡數來鬪省門。曰。天子在中邪。李將軍許我宮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詡為之方計。詡乃密呼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爵重寶。於是皆引去。僎由此衰弱。

僎等和出天子。祐護大臣。詡有力焉。

獻帝記曰。天子既東。而李僎來追。王師敗績。司徒趙溫。太常王偉。衛尉周忠。司隸榮邵。皆為僎所嫌。

片言造禍
行胡為者耶

三國志 卷之十一
欲殺之。詡謂催曰：此皆天子大臣，卿奈何害之？催乃止。

夏煨

天子既出，詡上還印綬。是時將軍段煨屯華陰。

典略稱煨在華陰時，修農事，不虜略。天子東還，煨

迎道，貢遺周急。獻帝記曰：後以煨為大鴻臚，光

祿大夫。建安十四年，以壽終。

與詡同郡，遂去。催託煨，詡素知名，為煨軍所望。煨內

恐其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愈不自安。張繡在南

陽，詡陰結繡，繡遣人迎詡。詡將行，或謂詡曰：煨待君

厚矣，君安去之？詡曰：煨性多疑，存忌，詡意禮雖厚，不

可恃久。將為所圖，我去必喜。又望吾結大援于外，必

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必俱全矣。

詡遂往繡，執子孫禮。煨果善視其家，詡說繡與劉表

連和。

傅子曰：詡南見劉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曰：表平世

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為也。

太祖比征之，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詡謂繡曰：不可

追也。追必敗。繡不從。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謂繡曰：

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今

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遂

下流庸臣

三國志

魏書

賈詡

三十一

三八四〇三廿

收散卒赴追大戰果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退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剋悉如公言何其反而皆驗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是後太祖拒袁紹于官渡紹遣人招繡并與詡書結援繡欲許之詡顯于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礪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

乎繡驚懼曰何至于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彊曹弱又與曹爲讎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彊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爲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于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從之率衆歸太祖太祖見之喜執詡手曰使我信重于天下者子也表詡爲執金吾封都亭侯遷冀州牧冀州未平留參司空軍事袁紹圍太祖于官渡太祖糧方盡問詡計焉出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

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定也。太祖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之。紹軍大潰。河北平。太祖領冀州牧。徙詡為太中大夫。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荊州。欲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太祖不從。軍遂無利。

臣松之以為詡之此謀。未合當時之宜。於時韓馬之徒。尚狼顧關右。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懷吳

會亦已明矣。彼荊州者。孫劉之所必爭也。荆人服

劉主之雄姿。憚孫權之武略。為日既久。誠非曹氏

諸將所能抗禦。故曹仁守江陵。敗不旋踵。何撫安

之得行。稽服之可期。將此既新。平江漢。威攝揚越。

資劉表。水戰之具。藉荆楚。檝權之手。實震蕩之良

會。廓定之大機。不乘此取吳。將安俟哉。至于赤壁

之敗。蓋有運數。寔由疾疫大興。以損凌厲之鋒。凱

風自南。用成焚如之勢。天實為之。豈人事哉。然則

魏武之東下。非失算也。詡之此規。為無當矣。魏武

後克平張魯。蜀中一日數十驚。劉備雖斬之。而不

能止由不用劉曄之計。以失席卷之會。斤石既差。悔無所及。卽亦此事之類也。世咸謂劉計爲是。卽愈見賈言之非也。

太祖後與韓遂馬超戰于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詡以爲可僞許之。又問詡計策。詡曰。離之而已。太祖曰。解一承用詡謀。語在武紀。卒破遂超。詡本謀也。是時文帝爲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于道。如此而已。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屏除左右。

問詡。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故不卽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詡自以非太祖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文帝卽位。以詡爲太尉。

魏略曰。文帝得詡之對。太祖故卽位。首登上司荀勗。別傳曰。晉司徒闕武帝問其人於勗。答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人。昔魏文帝用賈詡爲三公。孫權笑之。

進爵魏壽鄉侯增邑三百并前八百戶又分邑二百封小子訪為列侯以長子穆為駙馬都尉帝問詔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沉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

納後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詔年十七薨謚曰肅

侯子穆嗣歷位郡守穆薨子模嗣

世語曰模晉惠帝時為散騎常侍護軍將軍模子

胤胤弟龕從弟疋皆至大官並顯于晉也

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能

克其志也

何云初如魏武者宜能終為佳臣也其言不切者多矣此言而必欲自見遂不暇於釋之也

世之論者多譏彧協規魏氏以傾漢祚君臣易位

實彧之由雖晚節立異無救運移功既違義識亦

疾焉陳氏此評蓋亦同乎世識臣松之以為斯

言之作誠未得其遠大者也彧豈不知魏武之志

及當作極

及若亦故
騎之十

氣非衰漢之貞臣哉。良以于時王道既微，橫流已及。雄豪虎視，人懷異心。不有撥亂之資，仗順之略。則漢室之亾，忽諸黔首之類，殄矣。夫欲翼讚時英，一匡屯運，非斯人之與而誰與哉。是故經綸急病，若收身首，用能動于嶮中。至于大烹蒼生，蒙舟船之接。劉宗延二紀之祚，豈非荀生之本圖。仁恕之遠致乎。及至霸業既隆，翦漢迹著。然後凶身殉節，以申素情。全大正于當年，布誠心于百代。可謂任重道遠，志行義立。謂之未克，其殆誣歟。

荀攸賈詡庶乎算無遺策。經達權變，其良平之亞歟。

詡一生用智自全
並無剛才卓識去
二荀遠矣松以此
評極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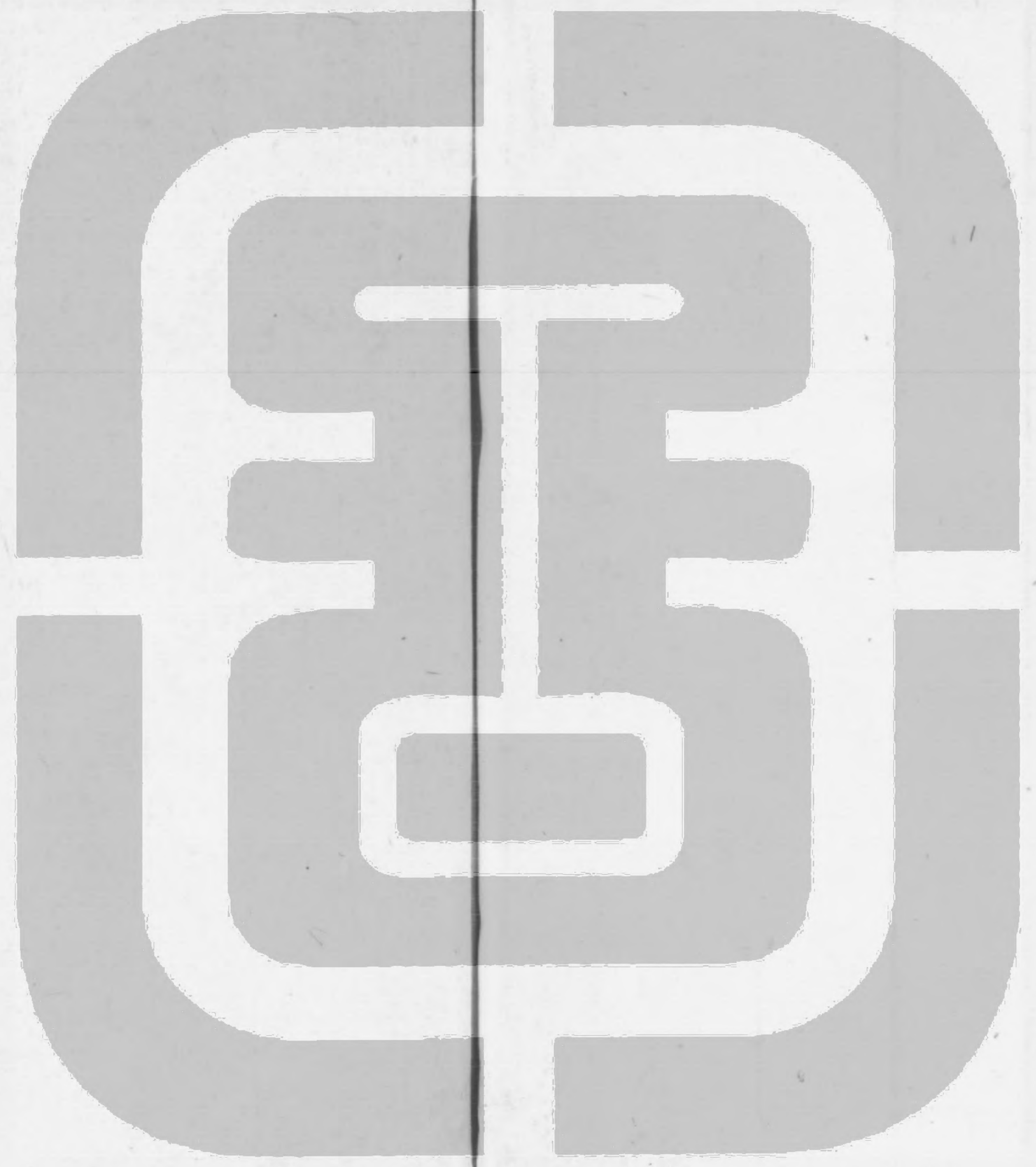
臣松之以爲列傳之體，以事類相從。張子房青雲之士，誠非陳平之倫。然漢之謀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則餘無所附。故前史合之。蓋其宜也。魏氏如詡之儔，其比幸多。詡不編程郭之篇，而與二荀並列，失其類矣。且攸詡之爲人，其猶夜光之與蒸燭乎。其照雖均，質則異焉。今荀賈之評，共同一稱，尤失區別之宜也。

閏五月二十日新晴校此德滋園

來議政勤

大將軍文宣公

以其威靈所及。四海歸心。故曰文宣公。



律